

春风文库
CHUNFENGWENKU
〕水上勉著
青楼哀女

•春风文库•CHUNFENGWENKU•

日本文坛中，以妓女为题材的作品可谓俯拾皆是，但象这篇格调高雅、感人至深的艺术佳作却实为罕见。

统一书号：10158·1059
定　　价：　1.25元

【日本】水上勉　著

青楼哀女

林少华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青楼哀女

Qinglou Ainü

〔日本〕水上勉 著

林少华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85,000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3/8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500
责任编辑：薛强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李勤学
统一书号：10158·1059　定价：1.25元

主要人物表

夕　子	夕雾楼妓女，栎田的恋人
栎　田	凤阁寺僧侣，夕子的情侣
胜　枝	夕雾楼妓院老板
甚　造	丝绸批发商
敬　子	夕雾楼妓女，夕子的好友
三左卫门	樵夫，夕子的父亲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

一位美丽、纯洁的农家少女，只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背井离乡、远离情侣，沦于风尘。但她始终热恋着青梅竹马的男友，对黑暗势力充满了反抗心。然而，他们纯真的爱，为恶势力所不容，终于，一个怒焚寺院后身亡，一个服毒，静静躺在二人儿时玩耍过的家乡那颗百日红树下……

凄婉而又深切的哀思中，爱憎之情得到了升华……

一

很早以来，西阵五号街就是京都一条喧闹的花街柳巷。其间有一座颇为有名的妓院，叫夕雾楼。一九五一年初秋时节，夕雾楼老板酒前伊作死在与榭半岛海边一座名叫樽柏的村子里。他是在停战那年春天疏散来这里的。当时，他认为京都非遭空袭不可，便决心洗手，不再经营青楼这桩买卖，独自一人返回与榭老家。

早在那时，伊作的神经痛老病便日益加剧，回乡后，一来不习农桑，每感疲劳，二来粮食奇缺，饥肠辘辘，身体很快衰竭了。但伊作生性倔强，硬是把早已无人居住的老房重新苫盖一遍，又把底部腐烂的门窗换掉，终于将这年久失修的旧屋收拾得齐齐整整。还把已经转卖他人的田地又买回手里。看情形，是想在樽柏这里打发余年。

就在他这自给自足的体制初具规模的时候，

日本战败了。伊作也顿时灰心丧气。随着灯火管制的最后取消，世间又象神话一样返回和平岁月。人们无不蜂拥回城，独有伊作一人无意返回京都，照样留在村里。

伊作死去的原因，除他原有的神经痛外，还有营养失调造成的脚气病。当然，也许还因为他年老体衰，六十七岁了，身体早已失去了抗病能力。

那天清早，伊作仍象平时那样到海边散步。出村后，沿村边那条慢坡上的石子路往上爬去。山崖顶上有块平地，站在上面，可以望见宛如抹了一层淡墨般迷濛浩淼的海面。海面远处，经岬的灯塔时隐时现。就在他登上这里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胸闷，犹如异物塞喉，透不过气来，弓身蹲下，再也动弹不得。被村人抬回来时，已经神志恍惚，目光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有气无力地重复说：

"叫阿胜来，叫阿胜来。"

阿胜是伊作最后一个女人，这年五十三岁，留在五号街照看夕雾楼。伊作死前七年，妻子金江在高台寺的家中去世。此后再没续娶正室，而将外妾胜枝放到夕雾楼，叫她经管这座妓院。

伊作年轻时拈花戏草，生活放荡，但哪一个女人都未曾给他生儿育女。他所以要在与榭度过晚年，虽说由于战争的缘故，但也恐怕与无儿无女

有关。这种凄凉晚景，使人不难理解他那想在故乡颐养天年的心情。但临终之时，他还是想见一眼外妾胜枝，这个京都女子算是他唯一的亲人。

电报从与榭打到五号街。夕雾楼的胜枝领着多年沦落风尘的久子为伴，急匆匆朝樽柏赶来。这时，离伊作断气只有半个来小时了。

“我的老头子！”胜枝双膝跪在伊作的被子上，一边用湿毛巾给伊作擦脸一边说：“你一口咬定京都准给烧掉，可麦克阿瑟说无论如何不得空袭京都，结果总算好好剩了下来。夕雾楼嘛，老头子，也重新开张了。……久子、照千代，还有小雏子都从挺进队回来了，热闹着呢！还新添了女孩儿……又跟过去一样了。本想请你去看一下，不料……”

胜枝眼泪汪汪地说着，伊作微微睁开蒙上一层薄膜般木然无光的眼睛，断断续续地说：

“是么，阿胜？夕雾楼又那么热闹了？”

说罢，也许突然感到如释重负，咧了咧发青的嘴角，绽出了一丝微笑。又望了眼胜枝旁边身子胖得象石臼似的久子，看着她那张沁出汗珠、神情乖顺的脸庞，吃力地说：

“是久子吗？”

话音刚落，便闭上了眼睛。胜枝和久子探起身，把枕头夹在中间，不住声地呼唤起来。但伊作再没开口，孤单单地死去了。

伊作的枕旁，还坐着四五个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远亲，但都只是呆望着胜枝和久子的脸，使得客厅里的气氛有点不大协调。

胜枝跟伊作之前，在同是位于西阵的上七轩当艺妓。虽已年过半百，但肤色白皙，脸上泛着少女般的红润。鼻子小巧玲珑，秀润端庄，体态丰盈。村里有人甚至当着死人的面感到不解：为什么伊作竟将如此漂亮的女人只作为外妾，况且连夕雾楼都拱手相送了，却没有明媒正娶呢？

说起来，伊作对自己选择的经营青楼这行，始终三心二意。回到樽柏，从未向人透露过半句他在京都的具体营生。小村子封建色彩很浓，一向厌恶在女人身上投机取巧的轻薄勾当。村民之中，也有人对伊作的职业略知一二，但一般都不向人提起。

不管怎么说，伊作的父母多年来靠他汇来的生活费，在樽柏安然度过了晚年，双双活过古稀。伊作年轻时便嫌恶乡间生活，只身跑到京都。当时选定的职业就是开办妓院。

由于战争等原因，他才又返回老家低矮的茅屋。如今，躺在父母死时的位置——客厅壁龛里，以同样的姿势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这光景，可说是伊作孤独一生的写照。有人甚至说，大概是老爹老妈在阴曹地府叫他了。

胜枝留在这冷冷清清的屋子里，独自一人料

理伊作的后事。准备把遗体安葬在净昌寺墓地后，第三天返回京都。事情发生在临动身的前一天晚上。当她把新灵牌供在佛龛上焚香告辞时，有个乡下人悄声推开低矮的房门，蹑手蹑脚走了进来。

“这么晚来打扰您，实在抱歉得很。我是想来见太太一面。”

来人嗫嚅地说道，站在没铺地板的外屋，猛地低下头去。又瘦又尖的下巴上长着乱糟糟的胡子，一看就知道是这附近一带的农民。

起身接待的久子向来人身后一看，见一个身材苗条、二十来岁的高挑姑娘侧脸站着，人象很机灵。久子扭了扭团扇一样扁平脸上的眉毛，瞟了姑娘一眼。

“太太什么时候动身？动身之前，我有件事无论如何也要拜托……”

来人又一次深深低下头。满头乱蓬蓬的头发，长得能盖住耳朵。久子迅步跨回里间，把来客模样告诉胜枝。胜枝感到纳闷，来到内客厅。觑一眼外屋，见不是熟人。不管怎样，还是把象是父女的两名客人让到了昏暗的电灯光下。男客刚落座就说：

“我叫片桐三左卫门，砍柴为生，住在樽柏北边的三叉村。说实话，今天来拜访，是想把领来的夕子托付给太太，不知……在您晚间正忙的

时候来添麻烦，真是抱歉得很。”

胜枝同久子对视一下，不由屏住气息。那姑娘坐在后边，身穿一件带有碎白点花纹的布衣，腰间系着薄薄的黄色毛织衣带，整齐地合起衣襟，规规矩矩地坐着。坐时倒不显得怎么高。

她俩把父女两人端详了一番：女儿长得象父亲，鸭蛋形的脸，鼻子嘴巴也还端正。不足之处，只是眼梢微微上斜。虽算不上美人，但给人一种乡村姑娘的纯朴感。

沉吟片刻，胜枝向三左卫门说：

“你说托付给我……是叫我把这姑娘带到京都去吗？”

“嗯。怎么说呢，听说太太回来了，我就和女儿再三商量，紧忙赶来了……请、请帮个忙吧！”

父亲抽了抽快要掉在乱胡须上的鼻涕，回头看看身后的女儿。那位叫夕子的姑娘赶忙点头，怯生生地往胜枝那边扫了一眼，旋即低下头去。

“你说托付给我……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么？”胜枝边打量姑娘的脸边问。又不无自嘲地说：“不是什么好营生……是给人指脊梁骨的买卖。”

父亲抬起浑浊的眼睛：

“这我都知道。说实在的，这女儿身下还有三个女儿。……本来就没什么能耐养家糊口，却

接连生下一大堆女孩……夕子是长女。这孩子的母亲打去年年底一直闹病，不但地里的活一点干不了，还总上医院。这个费那个费，样样都要钱花。这么着，我就横下心，打算把这孩子送去京都，让她学着干点什么。可无论求谁，都说找不到地方。有人说，眼下等钱用，就只能干这行……正好听说您回来了，就急忙跑来求您帮忙。”

胜枝觉得三左卫门的话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不知道只叫她把姑娘领到京都后在别处找活干呢，还是说即便在五号街自己那里当佣人也行。这时，父亲又开口了：

“夕子说，她想好了，做什么都行。太太，我把这孩子的身子托付给您了。怎么使，随您的便，这行吗？”

父亲眨巴着细小而温和的眼睛，低声下气地说道。这位父亲并不太老，看上去顶多四十出头，然而无论语声里还是眼神里，都带有一种天生的懦弱。

“她妈妈身体不好，是怎么个不好法呢？”

“啊，都吐血了。这儿（三左卫门把手贴在左肺上部）出了空洞。发烧，一会躺一会坐。医生说，要是不吃点好的，好好休息，这病是好不了的。摊上这种病，家里更一塌糊涂了。”

胜枝听了，知道夕子母亲因肺病卧床不起。她想起来，一次来樽柏时，曾皱着眉头听伊作说

过，与榭这地方一年到头阴雨连绵，村里那些背阴处的人家，差不多家家都躺有肺病患者。

“唉，是够难的了。下边的三个女儿都多大了？”

“紧挨这孩子的十六岁，往下十三岁，再往下七岁。十六岁的那个今春从中学出来，到绫部织袜厂缫丝去了。住在那里，是个徒工，离挣钱还远着呢！”

“那，你家没有地产吗？”

“咳——，从前有过一点。可是老一辈人也常常闹病，我父亲就在这舞鹤医院躺了好一阵子，归终还是没活下来。为了支付住院费和药费，就把那点可怜的活命田花得一干二净。”

“你是令尊的长子？”

“嗯。身下有个弟弟，去大阪学徒来着，可在二十七岁好容易熬出徒那年，死在船场的批发铺里了。家运不济啊！不过，太太，夕子是个好姑娘。大小病从没沾过身；学校功课也不错。这话倒不该从当父亲的口里说出来，她性格温顺，的确是个好孩子啊！”

胜枝有些难过。她感到三左卫门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虽说夕子姑娘年已十九，但看上去丝毫不显得争强好胜。脸上带有一种与漂亮姑娘不相称的凄然、乖顺的神情，甚至似乎隐约罩有一层淡淡的阴影，大概是受了父亲懦弱性格的影响。

脸色白皙，并且是天生的白，不是病态的白。不论从长着茸毛的耳垂，还是从圆滑的脖颈上，都可以看出少女是健康的，充满青春活力。

“是叫夕子吧？写哪个字？”

胜枝把视线停在姑娘身上，问道。姑娘第一次开口说：

“啊，是写夕阳的夕字。”

声音清脆，天真无邪。父亲象拦住她似地接着回答：

“名字是净昌寺和尚师傅给取的。”

净昌寺就是樽柏那座伊作入葬的寺院。胜枝嘴里低声念叨着“夕子”，蓦地想起这“夕”字就是“夕雾楼”的“夕”。不禁暗自思忖：这样的姑娘，领回五号街即使摆在大面上，也毫不逊色，恐怕当天客人就会挤破门。

胜枝当场把八个妓女的长相在脑海里过了一遍筛子。随即感到，这回可捡到个美人。不过，这事马虎不得。夕子本身是未谙世故的少女；父亲三左卫门每天只知道上山打柴，虽然嘴说要把女儿送到京都，但并不清楚女儿到底将过怎样的生活。还得给他说明白才行。于是胜枝直截了当地说道：

“战后，过去那种卖身还债，挣钱全归老板的事已经不见了。如今，有的姑娘到我那儿去之前就什么都想通了，并不觉得是投身火坑。不过社

会上可不一样，并不都用黑眼珠看。他们把这些人简直看成人间渣滓。但实际并不是人们所说那种活受罪的地方。从兵库县三木来的雏子介绍来一个名叫拙代的姑娘，原先也是三木的农家姑娘，今年二十一岁。虽说来之前什么事也不懂，但由于人长得漂亮，客人可多着呢！如今，短时的、过夜的客人一个接一个，哪一天也没空过。这么着，一个月可挣三、四万元。来了不过两年，可名气大着哩！兵库老家父母都在，俩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拙代的房间里，什么电动留声机啦，西服衣箱啦，高级收音机啦，样样不少。还得意地说，都是靠自己本事挣来的，我跟你说，由于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些人说到京都找正经事干，但没多久就干不下去了。到桥下或木屋街橡树桥一带往来卖笑，这种人不知有多少！一来二去，一旦给坏男人勾引上，就一切都完了。身子给人玩够以后，落得个被抛开不管的下场。相比之下，我那里是法律承认了的。医生按月来检查身体，保险得多。客人也放心地进进出出。若是有个头疼身热想休息几天，尽管随自己的便，用不着勉强。房租又低，保你过得称心如意。这年头，妓院制度也不象以前，开始由妓女自己说了算了。”

三左卫门昏黄的眼睛里发出了惊喜的光。胜枝尽量用和蔼的目光看着他。

“那么说，照顾得可真够周到的了。”三左卫门小声嘟囔着，回头问女儿：“怎么样，就象太太刚才说的那样。你，拿定主意了？”

在鸨主面前，父亲的话里含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意味。但夕子连连点头，依旧低眉说道：

“我已经想好了，哪里都一样。只要太太乐意，就请把我带去吧！”

胜枝望着夕子的脸，一瞬间，现出惊喜不置的神色。

“你父亲也是在想定后才那样说的。既然这样，我就把你领去。眼下，衣服等一应用品都要花钱。你若是有难处，这笔钱可先由我出。现在跟过去不同，听说还要成立娼妓工会，一旦成立起来，就可以用低息借钱来用。你母亲身体不好，要用很多钱。等回到京都，我想法尽可能多垫上一些。”

胜枝确实动了真心。父亲眼框湿润起来，再三低头称谢：

“那敢情好，太太，拜托您了！”

然后领着女儿，在夜幕中回去了。

胜枝意外发现了新妓，十分兴奋。虽说夕雾楼已重新开张，但实际上没几个顶用的妓女，这使她很伤脑筋。算起来人倒有八个，但偌大的馆里还有不少空房间。

如果说妓女是做买卖的资本，那无论如何也

还是新的好。胜枝为此不知吃了多少辛苦。托人到处物色，即使听说岐阜或名古屋有愿为娼的，也要大老远赶去。

父女俩走后，胜枝关好房门，回屋对久子说：

“这下可捡了个大便宜，久子！那丫头准保是棵摇钱树！”

久子转过怔怔的目光，显得半信半疑：

“大概是吧，妈。与榭这趟，真没白跑，都是托爸爸的冥福哩！”

胜枝也认为这大概就是伊作亡灵让自己带回的礼物，不由得真想对伊作灵牌合掌道谢。于是转回内客厅，点燃佛龛上已经熄灭的蜡烛，“叮铃”摇了下小铃，合拢双手，闭目合眼，口中念念有词：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托您冥福，夕雾楼又得了棵摇钱树，多谢多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胜枝久久坐着，凝神注视佛龛上写有“正觉寺院净明居士”的灵牌。最后，站起身，从并排两个灵牌中拿起一个白色的，装进提包，着手打点行装，准备明早动身。

第二天，片桐夕子在父亲三左卫门和两个妹妹的陪伴下，早早来到樽柏伊作家里。夕子除昨天的衣着外，穿了一双系着红鞋带的木屐，裸露

的脚趾挤在一起，站在门前柿树底下，默默低头不语。身旁站着两个比她矮些的少女，紧绷着微黑的小脸，都象夕子那样眼梢微微上斜。

夕子一手提着旧柳条包，一手拎着个布包。在明朗的晨光下看去，比昨晚灯光下俏丽得多。胜枝不免疑惑起自己的眼力。但俏丽绝非坏事。个头也确实不小。按说，十九岁的姑娘，在京都城里早该是大人了。

胜枝知道，近来的姑娘格外早熟。昨晚她还觉得夕子身上有种乡村姑娘的纯朴和天真，而现在却完全散发出成熟女子的特有气息，不禁有些愕然。不过细想也没什么奇怪，夕子既然同父亲商量后决意投身青楼，自然不该哭哭啼啼，缩头缩脑，一身土气。

伊作的几个远亲把胜枝送出村口。之后胜枝叫久子拿着行李，往海边码头走去。片桐父女已提前到栈桥等着，因此出村时没给人撞见，也算是对夕子的一点体贴。

与樹樽柏这地方相当偏僻。如果取旱路去宫津，就只能乘那辆唯一的烧木炭的公共汽车，途中要四个小时。很早以前，人们便在成相寺下边建了座码头，以便取水路到宫津去，这样便利一些。此时，远处成相山那蜿蜒的山影罩在晨雾之中，影影绰绰，一片濛濛灰色。

客船是一条不大的机动船。这是给与樹村民

们准备的，以便送他们前去参拜天桥立和桥头那座有名的文殊寺，以及半岛边缘山顶上那座天台宗古刹——成相寺。每天只往返三次。眼下秋收大忙时节已经过去，因此来到栈桥时，船上早有四五个男女摇来晃去。船是班船，从半岛前沿的经岬开出，途经浦入、本庄、野室和津田，最后在樽柏靠岸。船上站着一个头戴白帽的中年汉子，手操一条长竿。由于跳板上下颠得厉害，胜枝提心吊胆，几乎站不稳脚，便让久子先上，自己跟在后边。

与榭东海岸长着一片蓊郁茂密的原始森林。森林断处，悬崖耸峙的海岸便承受着气势汹汹的海浪。胜枝只到伊作老家来过三次。每次从船头向上望去，都不禁产生一种感慨，觉得伊作竟生在如此远离都市的深山荒野之中。其实，伊作提出要往这个小村子疏散的时候，胜枝是不同意的，因这里过于偏僻。但伊作不顾胜枝的反对，离开了京都。结果有病也无法医治，在战后艰辛的生活中死去了。胜枝心想，说不定伊作过周忌时，自己也不会再到樽柏来了。

片桐夕子在同三左卫门和两个妹妹呢喃话别。不一会，夕子迈着乘惯船的脚步跳上船舷，站在同胜枝所在甲板相隔几步的舱角，从后面不断挥手。三左卫门在铺有白砂的狭窄的栈桥上缩瑟着身子。在胜枝眼里，那身影显得那样孱弱矮

小，那样愁戚寒碜。

“太太，看，净昌寺！”

当船开出石崖相连的海湾时，夕子冒然说道。胜枝露出微笑，仿佛这句话使她得到了解脱。

“那座寺是我们三叉村的。漂亮吧？开着百日红呢！”

放眼望去，从三左卫门和夕子妹妹频频招手的海滨往上，有一片坡度较陡的梯田。就在那片斜坡上，樽柏村象撒落的贝壳似的，三三两两弓身探出茅草屋顶或薄铁板屋脊。陡然高出的山梁上，净昌寺那两端翘起的灰色屋顶，掩映在常绿树梢之中，周围一簇簇粉红色的百日红花隐约可见。伊作的葬礼就是在那里举行的。一个年近半百的高颧骨高个子老僧，如痰在喉似地大嚷大叫，将伊作棺木领到要葬地点。胜枝一边回想葬礼时的情景，一边依依回顾依稀远逝的寺院和村落，向夕子叮问道：

“是叫净昌寺吧？”

“嗯。净昌寺墓地里的百日红花，开的时间可长呢！”

夕子挥动着的手，转向已经小得象块木炭样的妹妹那边。

驶离樽柏的船，绕过湛蓝色的海角，靠上伊根港。从这里仍然望不到宫津。目力所及，只是

山脚下曲线般的海岸。船开过岩鼻、里波见、日置，进入宫津湾。到达成相山麓之前，眼前伸展的尽是碧波涟涟的大海。海面叠印着崖下树木的暗影，时而绽出绞在一起的漩涡。

这是一九五一年的事。片桐夕子在夕雾楼主人胜枝的带领下，第一次坐上火车。当天下午六点，在京都五号街开始了青楼卖笑生涯，时年刚满十九岁。

二

五号街是一条老烟花街。

具体说来，从西阵京极的千本中立卖大街，沿电车道往西边北野天神庙方向走一百多米，然后向南拐，有一条宽仅五米的街道，这便是五号街。它同千本大街平行延伸到丸木街。以这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为中心，加上东西向的小巷，这一带挤着二百多家，全是妓院。

这些妓院的房屋都已陈旧。除两三座带围墙的宅第外，其余都是紧靠路边的低矮的二层楼，而且门窗上都带有方格。战前，各妓院镶有红蓝玻璃的楼厅里，无不用镜框挂着本院妓女的照片，嫖客通过照片选取对象，讨价还价。但片桐夕子来到的时候，已很少有挂照片的妓院了。

不过，方格门窗上一如往昔地镶有红蓝玻璃，楼下宽大的窗台上摆着万年青等室内花卉。每当夜幕降临，楼下的门一一打开，人称拉客婆

的半百老妇搬出圆凳，在门口时坐时站，声嘶力竭地招呼过路人，把他们拉入门内。其间，也有的妓女浓妆艳抹，倚门待客，在拉客婆身旁"喂喂"搭话，将过路的醉汉拉进楼去。"喂，喂，阿哥，眼镜阿哥！"这类一语道出过路男人特征的娇声艳语，从家家户户的门窗里频频传出，在这犹如深谷一般的街上低徊。即使坐在拉窗紧闭、被烟熏黑低矮屋檐的妓女房里，也听得真真切切。

那些被饶舌的拉客婆拖进楼的，都不是常客。而每礼拜必会一次妓女的常客，都象躲避明亮灯光似地在昏暗的屋檐下行走，接着如同黄鼠狼一般，一溜小跑拐进妓院之间的过道，径直扑到熟知的门口，闪身而入。木屐声、皮鞋声同拉客的吵嚷声混在一起，不绝于耳，再加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汉子的哼唱声，直搅得整条街昏天黑地，一直闹到深夜两三点方能勉强收场。三点往后，这里便象死去一样万籁俱寂。

九月二十六日薄暮时分，胜枝和久子两人领着片桐夕子走进夕雾楼。时候尚早，五号街还没有进入夜生活时间。夕雾楼坐落在稍稍离开千本街的拐角处，陈旧不堪，正用得"老朽"一词。门面宽不足六尺，只并排立有一扇细格拉窗和一扇门。进门之后，依序为狭窄的客厅，内门，楼梯口，上面铺着薄薄衬垫。

跨进门，见得七个妓女正在客厅里坐坐站站。胜枝让她们脸朝厨房走廊那边排好，随后把与樹上船以来一直没有撒手的发着幽光的黑手提包扔在席上，开口说：

“大家听着，这是夕子。从今天起和大家共同生活。才十九，年龄最小，你们要好好待她。”

说着，用不无威严的目光在每人脸上扫了一遍。有的妓女尚未化妆，口红褪尽，面色青白。这七个妓女，有的穿和服，有的着西装，膝盖前支，东倒西歪，洋相百出。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五花八门。胜枝从左往右，把每个妓女介绍给夕子：

“从头上开始，雏菊、照千代、红叶、拙代、团子、清子、敬子。一下记不过来，慢慢记，好吗？”

同在樽柏时相比，胜枝的脸略显消瘦，但没丝毫因回到自家而松懈精神，反而显得精力充沛，颇有重振旗鼓之感。夕子一声不响地向七个妓女低头行礼。然后跟胜枝穿过里边的走廊，走进内院的一个房间。借着落日余晖，尚可望见院里那棵南天竹上的串串红果。

“这是你的房间，可以吧？一个人尽管在这儿休息好了。又不会马上……到时我再给你说。在那之前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说完，胜枝打开凸出的二尺抽屉，瞧了瞧，

只见里面装有一条红花棉被。随即立起身来，往厨房那边走去。没迈几步又回过头来，颇为满意地蠕动下巴说：

“你给爸爸和妹妹们写封信。你的名字是净昌寺给取的，起码要给那儿的乡亲寄一张明信片去。”

夕子连连点头。四张半席子大小的空房间里，孤零零剩下她一个人。她好象想起了什么，突然起身靠在廊上，踮起脚尖，注视着院子。院里刚洒过水，可以见到石灯笼。前门那里，传来刚见过面的同伴们招引男人那拿腔作调的声音。夕子把手按在领口上，一副仿佛强忍什么东西似的表情，既不象是不安，也不同于恐惧。

当天夜里，十点多钟，夕雾楼女主人给竹末甚造打了电话。竹末甚造是今出川福净寺西阵带纺织厂、竹末商店的老板。由于商店紧靠今出川大街，电话中不时传来电车缓缓行驶的声响。

“是老主顾吗？”胜枝说。

“啊，是阿胜呀。什么事啊？”

提早躺下的竹末甚造手摸花白脑袋，在褥子上欠欠身，把听筒拉到鼻孔朝天的鼻梁旁。听筒里传来女主人兴奋的声音：

“好事！老主顾，你以前不是说过一次么？”

由于从睡意蒙眬中突然被叫醒，竹末甚造对

这种拐弯抹角的说法捉摸不透，有些焦急。但房间里毕竟只有他一个人，便克制自己，声音温和地问：

“什么事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呐，阿胜？”

女主人压低嗓音：

“找到个漂亮妞儿，才十九岁。喂，比上七轩的艺妓还地道着呢！是我偶然发现领来的。模样俊俏，有点象过去的幸子，我寻思正合老主顾的心意。怎样，来一趟看看吧？可好久没有来往了。”

竹末皱皱眉头，虽然目光显得急不可耐，口里却不动声色：

“别瞎说了！那么好的妞儿会到你那地方去！说得好听，故弄玄虚。八成是从别的妓院拉过来的吧？又来骗人！”

甚造嘿嘿笑着。看来，对隔壁并不怎么介意，尽管邻室同他这八张席大的卧室之间只有一面隔扇。

“看你说的，又来老一套了。我可要生气了！”女主人仿佛真的动了气，“我去料理酒前的后事，刚打那儿回来。”

“……”一瞬间，甚造把听筒从耳朵移开，换个腔调说：“什么，酒前君死了？”

“嗯，是的。”

“说谎！”

竹末话音刚落，女主人的声音便传了过来，直撞耳鼓！

“这用得着说谎么！这月二十一号，他在与榭樽柏散步的时候，摔倒在石子路上，一下子引起了心力衰竭，再也动弹不了。我们到时，好歹赶上见最后一面。”

竹末神情认真起来：

“真的？”

“这还能假！第二天就举行了葬礼。樽柏老家那里，请他一个远房叔叔照管，我们就先回来了。他是个孤独的人，死前掉泪的，只有我和久子两个，别人光知道愣怔怔地看着。”

“……”

“老主顾，我这是办完丧事刚刚回来。”

“刚刚？”竹末眉头一皱，把听筒按在耳朵上。

“刚刚不久。我们乘的是山阴线列车，傍晚六点在二条站下车，然后换坐出租汽车回到家里。带回来的礼物，就是无意中发现的这个漂亮丫头。”

“是在酒前老家发现的？”

“正是。可漂亮啦！实话跟你说，刚从乡下来，还是个黄花闺女呢。不通世故，一身清白。本人已拿定主意，领来之前还跟她父亲商量

过……我想，第一次接客无论如何得找个好些的客人。”女主人拉长语尾说。

“……”

“老主顾，别不吭声啊，总得回句话呀！我可是为了你才老远从与榭赶回来的，到家就给你打了这个电话。”

竹末脸上现出一本正经的神情。继而用力扭了扭那张下垂猪肝脸上的嘴巴，露出色相，朝听筒嘻嘻一笑：

“好，明白了，明白了。特意打来电话，我跑一趟就是。”

“跑一趟……信不实？至少明天要打个照面才好。我明天要带她到西阵电影院看电影去。”

“西阵电影院？”

“是啊。定下来的话，最好先来个电话。我等着，怎么样？”女主人催道。

“等等，”竹末一边搔着毛茸茸的大腿一边说，“明天不成。明天我得赶到祇園商宫，接待一个从东京堀留来的采购员。眼看就要取消管制，生意也就忙起来了。若冷落了人家，以后可就不好办罗！”

“好个大忙人！我也不是说马上就……只是想和你约时间和那姑娘见上一面。”

“好，懂了，懂了！”竹末用有些厌恶但又不无好奇的目光盯着天花板。“明天宴请完后，

我要把客人领到木屋街，顺便到夕雾楼去。”

“说定了？”女主人叮问道。

竹末沉吟片刻，摇摇头说：

“不行，不行，还是不行。走着去五号街，途中若给店员撞见，老脸可就没了。这样吧，我明天九点前后打个电话给你。指定个场所，劳你把那妞儿领去，好不？”竹末甚造兴奋起来，又对着听得见“嘀嘀”笑声的听筒说：“阿胜，那个长得象幸子的妞儿，叫什么名字呀？”

“名字嘛，”女主人停了一下，“本名叫夕子。不错吧？夕雾楼的夕子嘛，巧得很。不过，总不能直呼本名，你能在明天见面前另给取个好听的名字吗？”

“取名？这可不好办呐！”

竹末又把手放在头上，再次挤了挤邪念隐现的眼角。只听女主人美滋滋的声音传进耳里：

“夕子这个名字，是寺院给取的呢。”

听到寺院，竹末蹙起眉头：

“什么，那妞儿是寺院的？”

“哪里。酒前老家附近有个三叉村，那丫头是那个村子一个樵夫的长女。不过，这名字听说是她生下来时净昌寺的一个和尚给取的。”

“呃，这和尚倒也有趣。说不上是他自己的孩子哩！”

“看你扯到哪儿去了。那寺院属灯全寺派，

很有点气派。酒前的葬礼就是在那里办的，那和尚正经不错着呢！”

“是么！”

竹末大为扫兴，放下了听筒。胜枝一口一个“拜托”的声音仍觉直冲耳鼓。

今出川大街开商店的同行之中，竹末甚造算开店较早的一个，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西阵商人。他今年六十三岁。五年前死了妻子，一直没有续娶。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身体仍很健壮，满脸堆肉。

竹末和妻子生有一子，现已成家。虽然看上去竹末已把商店全盘交给了儿子，但不知什么缘故，却让年轻夫妇住在粟田口家里，自己一人在店里起居。他认为，店里光店员就有十人之多，再加上女佣，年轻人如何照管得过来！再说自己还远不到在家闲居的年龄。其实，对于一贯眠花宿柳的竹末来说，同儿子媳妇分居可谓正中下怀。在距天神庙不远处的上七轩“坂里”艺妓院里，竹末还拥有一个名叫菊市的艺妓。那人今年二十二岁，个子不高，说话娇声娇气，仿佛鼻子不通气似的。尽管如此，他仍有时到夕雾楼去，精力着实充沛。

竹末同胜枝是在上七轩里相识的。胜枝身材高挑，皮肤细腻，然而并不合他的意。他平时流露过，说自己还是喜欢棕色皮肤、小巧玲珑的姑

娘。于是看上了夕雾楼的二十二岁的幸子，无论白天黑夜，屡屡跑来厮混。幸子走后，便很少登门了。

胜枝和甚造每次在路上相遇，都互致问候。胜枝在离开上七轩搬进伊作家里之前，由于甚造是西阵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每逢他举行宴会，胜枝无不前去作陪，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胜枝所以判断甚造适合做刚从与榭领来的夕子的第一个嫖客，原因就在这里。

可是，胜枝放下电话后，仍有些忐忑不安。虽说同甚造讲定了，但夕子会不会听从呢？以前她曾遇到过几次这样的事：花不少钱弄来的姑娘，一旦到破身之夜，不管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无奈，只好把她骗到对方房间里，锁上门走开。里面的男子为了使其就范，往往要费上好半天唇舌，但有的姑娘仍只管咬着舌尖啜泣不止。碰上这种情形，就一直把姑娘关在屋里，男子甚至要等待三、四天时间，最后仍象强奸一样满足欲望了事。首次接客虽然收入很多，但也使妓院老板颇伤脑筋。

再说，破身这种出卖初夜权的风习，在战后的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明目张胆地沿袭了。从尊重人权这点来说，强迫妓女做她不喜欢的行为也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当时政府以法律形式允许的卖淫，是以必须尊重妓女意志为前提的。

当然，也有的妓女为了赚钱，自愿选择这种行为。但这归终是出于她个人的意志，而妓院老板则不能强加于人。话虽这么说，倘若老板一直等到妓女一厢情愿的时候，什么事先垫付的房租啦、化妆品钱啦、衣服费啦等等，就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收回。

一般作法是，千方百计说服妓女答应下来，以尽可能在初夜里多捞些钱，用这笔钱把妓女日后的常用物品购置齐全。这在情理上，也是胜枝作为长辈的一番心意。她之所以想方设法把夕子送给甚造，是因为她估计这个人肯定会被夕子迷住。甚造是西阵大商店的老板，如能取得他的欢心，往后自然吃穿不愁。再弄得好些，说不定夕子会碰巧嫁给有钱有势的人家呢……

胜枝躺在自己的卧室里，辗转反侧，思来想去，难以成眠。

大约座钟打过一点时分，久子身穿睡衣从二楼下来。一连休息了五天，现在开始接客。客是常客，是个叫阿勇的汽车司机，醉得嘴里不时狂喊乱叫。胜枝听了，微微一笑。她一面看着久子敞开的粉红色皱纹睡衣，一面问：

“怎么下来了，阿勇睡了么？”

说着，想到她与榭旅程的辛苦，俯身把手伸到茶几上，拿过糖果盘，打开涂有若狭油漆的圆盘盖，取了块糯米糕，慰劳似地说：

“吃这个。”

“谢谢。”

久子很随便地侧身坐在席子上。胜枝说：

“我在琢磨夕子的事。想把她找个首次接待的客人。你看今出川的竹末怎么样？”

“行啊。”

久子说着，满口塞了一嘴方形糕点，两腮胀得圆鼓鼓的。蠕动几下之后，便开始用她那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吧唧吧唧”地大吃大嚼起来。胜枝注视着久子那忙不迭地一闭一合的口红褪尽的嘴角，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既然久子一口赞成，说明自己的想法全然不错。

“你说行，我看也合适。”

“只要打个电话，那老色鬼准保马上跑来。说起来，夕子和幸子倒一模一样。”

“是么，你也这么想？”

胜枝说着，自己嘴里也塞了块糯米糕，手放在腮帮上，按着里边的牙齿，猛劲地嚼着。

“肯定会闻风跑来。那模样儿，正是他喜欢的。夕子是有些委屈，不过也不是坏事。我们也……如今值得回忆的，倒只有初次接客的眼泪。阿妈，是吧？”久子眯起眼睛，感叹地说。

“是啊，最难忘的就是初夜那场哭。”

久子在胜枝房里东拉西扯好大一阵子，听到雏菊在二楼高喊什么，才站起身来。烟熏火燎的

低垂的天花板上，响起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侧耳一听，是雏菊在喊“阿勇”。

“阿勇好象起来了。”

久子小声嘀咕着，走出门去。胜枝一边目送久子的背影一边来到走廊。她沿着走廊在内院转了一圈，然后隔着灯笼，望了望夕子的房间。灯亮着，但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

晚饭后，胜枝便劝夕子铺床，愿意看书就看书，只管慢慢休息。还递给她两本书角已磨得残缺不全的月刊杂志。但没有听到书页翻动的声响。胜枝心里纳闷，便从走廊来到夕子房间门前。

“夕子！”

里边似乎屏住了气息，只听见一声轻微的咳嗽。胜枝慢慢打开拉门。只见电灯光下，夕子俯在柳条包上，上面垫着几张报纸，正在写明信片。还象怕人发现似地用两只胳膊遮遮挡挡。

“还没睡？”胜枝说。

“嗯。”

夕子眨着明亮亮的乌眸看着胜枝，下颏的线条柔和而优美。胜枝心里赞叹着，同时脑海中推出竹末甚造那上窄下宽的猪肝脸。于是柔声细语地说：

“明天给你找个桌子来，今晚你先将就一下。写明信片吧？”

“嗯。”

夕子睁大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看了看胜枝。

“明天，我领你看场电影，顺便认识一下那边的路。一块儿去，好吗？也许晚上还能抽空吃顿饭。早些睡，明早和大家一起吃早饭，好不？”

胜枝凝视着夕子的面孔，仿佛要从中看出点什么。

“嗯。”

夕子仍然只这么应了一声，收起那些不知寄往哪里的明信片，叠放在柳条包旁边。明信片是用铅笔写的，字很大。胜枝往最上边那张斜眼一瞄，字迹一目了然：

京都市上京区衣笠山凤阁寺内

栎田　正顺　收

胜枝不觉一怔。那衣笠山凤阁寺，就是著名的凤阁所在的禅寺。既然写着“凤阁寺内”，想必夕子认识里边的某个人。胜枝若无其事地又看一眼，那字分明是栎田正顺。胜枝脸色略微一变，但只是说了句“真写不少啊！”然后起身走出，关上拉门。那张被夕子袖口遮掩过的明信片，奇异地印在胜枝的脑海里。

“蹊跷！那丫头竟然在凤阁寺里有熟人。”思忖之间，胜枝蓦然想起，当她问及夕子名字的时候，与树樽柏的片桐三左卫门曾说：“这孩子

的名字是净昌寺和尚师傅给取的。”回到房内，耳边又响起了夕子的话：“那是净昌寺。太太，那儿墓地里的百日红，开的时间可长呢……”

从轮船甲板望去，与榭海滨的梯田上方，粉红色的百日红花若隐若现。那间乡间寺院的正殿，耸立在常绿树丛之中，遥遥在望。飞檐翘角象伞一样凌空展开。

就在那里，长眠着留下夕雾楼的酒前伊作。将其安葬入土，不过是几日前晚间的事。

三

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将近八点钟，竹末甚造打来了电话。

这天午后，胜枝吃完兼作午饭的晚饭，耳听半裸身子的妓女们在厨房旁边的浴池里一边哼着流行歌曲，一边哗啦哗啦地洗衣服，心里总有些惶惶然。于是，她按约带领夕子去西阵京极看了一场连续放两部片子的电影。路很近，只需走五分钟。出了电影院，到千本街“寿司”店的“天六厅”吃了顿鱼肉饭卷。回来时天已黄昏。

洗完澡不久，等待中的电话终于响了。胜枝身穿玫瑰红色法兰绒浴衣和别致的白布衬衫，只扎一条腰带，走进帐房，拿起电话。

“阿胜，怎么样啊？”

这里等得抓耳挠腮，可甚造却显得若无其事。胜枝用愠怒的声音说：

“亏你说得这么轻松！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呀？”

“在木屋街四条的“高濑川”陪客呢。”

“高濑川”那间饭店，胜枝也被竹末领去过。那是一间小而洁净的饭店，没有主食，只售零菜，一应鱼类食品倒也齐全。不过饭厅至多有四张半席子那么大。既然是在这等场所随便招待的客人，岂不即刻便可打发走了事！想着，胜枝不耐烦起来：

“你还有完没有啦！今天我们俩到西阵京极去了，电影看了。回来后左等右盼，你也不来电话。”

“是吗！”

甚造依然不慌不忙地随口应道。胜枝晓得，这种腔调是他的惯用伎俩。

“噢，你是一点劲头都没有罗！本来是昨晚的事，都讲定了的。”

胜枝真想骂他一顿。这一来，也许甚造把嘴唇紧贴在听筒上，提高声音连连说：

“那就九点在栗桥往前几步远的‘翌桧’等我好吗？”

“就是那间酒吧间吗？”

“是的。”甚造说：“眼下还有要紧事跟客人商谈，一完我马上就过去。”

胜枝心想，甚造还是惦念着夕子，脸上浮现出了微笑。本来，象他那把年纪的人，大可不必

闪烁其词，可他却总是装模做样，道貌岸然。

“既然你这么说，我们八点钟出门。”

说罢，放下电话。胜枝脸上带着浴后红晕，走到廊子，见院子对面的房间拉门紧闭，又有点放心不下，放轻脚步走了过去。

“夕子！”胜枝招呼一声，打开拉门。

“嗯。”

夕子俯在柳条包上，摊开西阵电影院收票员给的一半票根和电影简介的蓝色小册子，很专心地看着。

“你跟我到外边转一下。有个人要见见。再说总得尽快熟悉京都才行啊。随我来吧！”

“嗯。”

夕子并拢短裙下露出的白净脚腕，站起身。虽然逛了一下午街，但毫无倦容。胜枝再次端视夕子尚未化妆的侧脸，更加相信这模样保准甚造一见神迷。

栗桥的“翌桧”是座有名的老酒吧间。战后不久，便经营掺有酒精的饮料，成了一间不知是茶馆还是酒吧的饮食店。店的后门对着时露河底的高濑川。坐在临河窗口的雅座上，可以见到河里海带一样随波逐流的水草。清澈的流水，在晚间灯火的辉映下，闪耀着粼粼碎光。胜枝寻得一处能够下视河流的地方坐下，给夕子要来汽水，自己端起威士忌，刚沾湿嘴唇便又放下，等待竹末

的到来。

这里有五名女侍。其中有两个和夕子年龄相仿，脸上浓妆艳抹，但五官却上下拉不开距离，打架似地堆在一起，不断笑容可掬地向顾客眉来眼去。胜枝觉得，叫夕子见识一下同龄姑娘作工的情形也是不无益处的。

“你看，和你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儿都很能干呐！”胜枝不无钦佩地说。

夕子连连颔首，有点好奇地打量着这烟气弥漫、人声嘈杂的饮食店。当目光落到窗下的高濑川时，便凝然不动了。对面栗桥边上河鱼店的方形纸灯，把朦朦胧胧的光亮投射过来，使得夕子的脸孔如略施朱粉一样，显得格外妩媚诱人。胜枝的打算，是等甚造来时叫他坐在与自己成同一角度的位置，以便看清夕子。

九点刚到，竹末甚造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身穿捻线绸夹袄，扎一条带子，披件灰色苏格兰呢大衣，脸色更加涨红。

“等好久了吧？”甚造说道。

当和胜枝目光相遇时，甚造眨下眼睛，表示会意。接着，目光往夕子那边一瞥，弓身要在她身旁落坐。

“我到那边去，你坐这儿来。”胜枝迅速调换了座位，挨夕子坐下。

“夕子，”她对眼望窗下的夕子柔声说：

“这位是竹末先生，一直对夕雾楼多有关照。”

“啊。”

夕子依然在嗓眼里低应一声，目光转向竹末。竹末轻轻挤了挤眼角，抬起眼睛。由于有点醉意，夕子的脸看起来有些模糊，好象暮色沉沉中的一朵鲜花。

“再要点东西，喜欢什么？”

甚造似乎难以启齿地说道。胜枝朝他淡然一笑：

“我已经要了威士忌了。”

说着，看了看竹末，见他似乎对夕子的美貌感到意外，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便放下心来。甚造叫女侍端来同一种威士忌。胜枝开口说：

“她叫夕子，是与谢樽柏村的姑娘。头一次来京都，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竹末先生，如果你能象她父亲那样，遇事帮着出出主意，那可就太好了。”

“……”甚造对胜枝说到“象她父亲”时所用的微妙语调报以一笑。“喝光这杯酒，吃点什么吧？”

这话既象是说给夕子听的，又象是说给胜枝听的。这是一种答应当“父亲”的说法。

“我们在千本吃的是生鱼片，肚子有点饿了，来点豆腐混菜吧！”

“豆腐混菜？那么到绳手去好了！”

“谢谢。”

胜枝高兴地想，那里有通往里间的客厅，没人，可以慢慢细谈。三人走出“翌桧”，来到绳手街这座具有江户时代建筑风格的饭馆。这是一间颇有进深的小饭馆。附近商业街刚到热闹时间。饭馆前面是座细竹播曳、白砂铺地的小院。走进里间，甚造脱去大衣，沉甸甸地一屁股坐下。眼角堆着鸡爪纹，这便是他心情愉快的标记。

胜枝对夕子说：

“饿了吧？喜欢什么，别客气。”

“嗯，谢谢。”

不知怎么，夕子有些坐立不安。

“怎么啦？”胜枝机警地说，“怕是想上厕所吧？就在刚进来的走廊旁边。”

夕子涨红脸，起身出去。按胜枝说的，穿过铺席，往走廊拐去。在凹入的腰部和丰满的胸部之间，象背鼓那样扎着胜枝年轻时用过的衣带。走路时，臀部稍稍突起，向左右两边播来摆去，正是发育成熟的年纪。甚造看着，舔舔嘴唇说：

“是个好妞儿啊！”

“不骗你吧，而且是不折不扣的黄花闺女哩！”

甚造露出大为惊疑的神色：

“可是真的？”

"瞧你说的，你这个人！这和京都的姑娘可不一样。虽说年已十九，可在偏僻的乡下，远远不至于有这种机会。"

"难说，难说，"甚造摇摇头，"近来的姑娘家，比我们精明多了，一不小心，就要上当吃亏。这例子多着呢……"甚造故作惊讶地翻着红眼珠子，一边盯着夕子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背影，一边赞叹说："不管怎样，阿胜，还有你吹的。"

胜枝从中得到了信心：

"那么，就请你做她的第一个客人吧！"

"……"

胜枝拿起酒壶，给甚造斟了一杯。甚造接过，一饮而尽，问道：

"要价多少？"

"这就要看你的心意了。那孩子也够可怜的。母亲身患肺病，在樽柏老家卧床不起；父亲也身体单薄，摇摇晃晃，而且还有三个小妹妹。往后这孩子肩上的担子重着呢！这么着，我才想给她找个好点的客人，也让她心里好受一些。"

"那倒是，我知道。到底要多少钱呐？"

甚造脸上的皱纹，急不可耐地忽而聚拢忽而张开，并用精细的眼神盯着胜枝。甚造从小离开歧阜乡下老家，来西阵当学徒。为学好转包纱猜厂的活计，常年东奔西走，吃苦受累。从那时到如今拥有这笔财产，花了五十年时间。现在，他

的脸上隐约泛出那种吝啬鬼所特有的神气。胜枝尽管在这一瞬间可以理解甚造，但心想总不能依他说多少就是多少。

“多少？这不早有规矩吗？你知道，如今寻欢作乐，没有两万元可下不来哟！”

“两万？”

甚造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声音，显得异常痛惜。

“都是给那孩子的钱。她明明知道干这种勾当，仍决心从与谢乡下出来。竹末先生，作第一个客人是花得来的。一来，她已经到了什么都懂的年龄，二来，你看，身子都那么成熟了。一个男子汉，怎么老是张口钱闭口钱，这不是巴不得已的事吗？”

“……”

甚造眨巴一下眼睛，“咕噜”一声咽了口唾液。这当儿，解完手的夕子从走廊那头缓步走来。

“好，我就亏这一次，阿胜！”甚造低声说，露出牙根突出的大黑牙笑了笑，“明天，阿胜！”

胜枝眼睛突然一亮，转向夕子说：

“喂，夕子，快过来。刚摆了满满一桌子好吃的，你也把肚子添得满满的，好吗？”

胜枝把斟满酒的杯子递给夕子，说一声

“请”。夕子用指尖浑圆的双手接过，紧紧捧在手里，把这杯甚造斟的酒挨近唇边，一口喝了进去。

从绳手出来，又登上波尔饭店。回到夕雾后，胜枝等夕子进房解下衣带，连忙闪身跟了进去。现在，竹末给斟的四杯酒还留在夕子体内，必须趁此机会把话点破。胜枝来不及换掉外出服装，进屋后“呼”一声关上拉门。

“夕子，怎么样，有意思吧？”胜枝和颜悦色地说着、在离夕子一尺远的位置坐下。“夕子啊！”

“嗯？”

夕子忽闪着清澈明亮的眼睛，仰脸注视着胜枝。胜枝见夕子眼皮微微泛红，鼓起勇气说：

“你，能从明天开始，象雏菊、久子那样陪客吗？”

夕子的额角微微颤抖一下。

“今晚的竹末先生，是个大老板。在今出川净福寺开一家很大的商店。太太死有七年了，一直没有再娶，独自一人规规矩矩地过日子。我们从小就认识，知根知底。眼下，在西阵商人之中，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是这位竹末先生，说特别喜欢你。”

说到这里，胜枝咽了口唾液。

“……”

蓦地，一道痉挛从夕子耳根到脸颊之间隐隐掠过。

“你，知道接客的事吗？”胜枝逼视着夕子的脸追问道，“知道吗？”

“……”

夕子低眉垂首，脸庞逐渐涨红，一直漫到耳根。用低得稍纵即逝的声音答道：

“知道，阿妈。”

“是吗，那就叫竹末先生来了？”

“……”

“竹末先生说喜欢你……咱这行横竖都要接客的，作为第一个客人，还是以前多少了解一些的人好。”

“……”

夕子又往下低了低头，表示同意。胜枝舒了口气：

“谢谢了。明天在这儿铺好床，竹末先生来时，你就陪陪。好吗，夕子？”

夕子默默点头。胜枝见状，认为这是由于她本来就是个寡言少语的姑娘，自已反倒觉得脸上一阵发烧，怀着半是不安半是兴奋的心情再次称谢。

胜枝走出夕子房间，径直来到厨房，兴致勃勃地对在这里做了两代饭的阿峰婆说：

“阿峰婆，明天做红小豆糯米饭，夕子初次接客。”

一只眼睛深陷得如同瞎了似的七十岁的阿峰婆，在昏暗的炉灶房闪了下另一只眼睛，把嘴正嚼的什么东西吐到湿漉漉的地板上，朝胜枝连连点头。

往日的妓院，新妓首先接客要举行种种古老的仪式。但在这故事开始的一九五一年已经是战后了，妓院也有很大变化。

过去所以重视首次接客的仪式，是因为在这一天，妓院老板使一个在自己手下长大了的雏妓正式开始妓女生涯。从这一点来说，讲究种种仪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的妓女一开始便没有真正的处女，即使说是处女，嫖客也大都不信。而且也没哪个妓女指望以此赚钱。

当时，人们都在长期缺粮和战争创伤中痛苦挣扎，也可以说是国内迎来停战的人们的共同处境。夕雾楼重新开张那段时间，人们还主要依靠占领军发放的加拿大小麦生活。虽然政府三令五申地要农家交售秋天的新米，但配给量仍一次只能维持三四天。任何人都害怕推迟配给时间，任何人都为日益上涨的物价摇头叹息，往往靠变卖日用家具衣物勉强糊口。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过得最好的是政治家和投机商。其实，任何人都得多少搞点投机倒把，否则就无法弄钱活命。在

那种无孔不入的管制下，最苦的只是那些老实人，有的大学教授竟因一味依赖配给而饿死。因此，对那些为了弄钱购买黑市粮食而堕落风尘的无依无靠的孱弱女子，也不能一概说是她们本人伤风败俗。当时小巷里挤满了往来卖笑的妇女。

就在几年之前，人们还在家庭生活中甚至夫妇之间仅仅为取得一日的温饱而丑态百出，而一九五一年又是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尽管民不聊生的国内形势由于军需的刺激而出现一线生机，尽管九月份签定了历史性的日美和约，经济开始活跃起来，然而并非人人景况都有所好转。好转的只是少数人。在这种时候，有谁肯为与一个妓女睡一宿觉而出惊人价钱呢！值钱的东西，除粮食以外别无他物。

夕雾楼的胜枝说服竹末甚造为夕子破身，应该说是一种例外。胜枝是在上七轩长大的旧式女子，甚造可以说是由于战变后丝绸供不应求而大发横财的特权阶层。片桐夕子意外以两万元身价（当时相当于公司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委身于甚造，这必须说还真是幸运的。

“夕子，”胜枝临睡前又一次来到夕子的房间，“那两万元钱，是再三求了竹末先生后，他才答应下来的。到手后，你就给与樹老家的父亲寄去一些，寄多少随你的便。你母亲等着付药费，你要尽点孝心才行啊！懂吗，夕子！那钱是

你牺牲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得的，用不着有什么顾虑。我只从中扣除你一个月的饭费和房租，剩下的全归你，好吗？对你来说，竹末先生是个老佛爷一样的客人。不管他做你多么不情愿的事，你都要闭眼忍着。到这儿来后，听二楼的声音，想必你也知道了。雏菊、拙代、敬子来的时候，也都象你现在这样子，眼下她们已经习惯了。不管是喝得烂醉的人，还是一看就恶心的人，都要打发他们满意，而不要有什么想不开。她们起初都和你一样，并不是我单单叫你一个人这样去做的。眼下，你只陪竹末先生一个人就可以了，好么？”

夕子点点头，看一眼胜枝的脸，随即低下头去，许久许久盯着席子，再没抬起头来。

第二天，九月二十八日，夕子接待了第一个客人。刚刚入夜的七点钟左右，竹末甚造仍旧穿着捻线绸夹袄，穿过夕雾楼的过厅径直走进来。一到早已熟悉的帐房，便把一张叠好的支票递给胜枝。

“钱都在银行里。你到银行去取，怎么样？跟夕子讲好了吧？”竹末甚造略带几分不安地问。接着又半真半假地说：“这是预付的钱。要是有什么一差二错，可得退回我一些。”

说罢，龇牙一笑。这时同甚造有过一两次交

往的雏菊从休息室沿走廊走来，站在后面。甚造一见雏菊那额头窄小、中间凹陷的充满孩子气的脸，马上问道：

“怎么样，还好吧？”

“竹末先生，今天可真有兴致啊！”雏菊在竹末横宽的屁股上拍了一下。“那姑娘，相当不错着呢！竹末先生，完了以后，可得出钱请客哟！不然，可饶不了你。怎样？”

“这我知道，知道。请客的事儿，已交给老板娘去办了。那家伙保准错不了！”

说完哈哈大笑，震得走廊嗡嗡直响。然后以一种奇妙的神色跟在胜枝背后，从走廊拐向南天竹小红果微微闪光的院子，来到夕子房间的拉门跟前。

“夕子，竹末先生来了！”

胜枝把拉门打开。里面空荡荡的，只在中间铺着一床红纹白边的被子。夕子坐着，没有化妆，洁白的皮肤稍稍泛青。身上穿着胜枝过去在上七轩时用过一次的粉红色绉纹睡衣，腰间偏上一点围着一条玫瑰色带子。

“夕子，竹末先生到了。”

胜枝悄然说。夕子默默点头。

胜枝将屏息直立的甚造一把推进屋内，“呼”一声关上拉门。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竹末甚造从夕子房间出

来了。熄灯是在七点半左右，半小时后灯又重新打开，里面响起甚造一个人嘀嘀咕咕的说话声。不一会儿，拉门开了，甚造大步走出，来到帐房，凑进胜枝：

"阿胜，"甚造耳语似地说，"那妞儿不是处女！"

胜枝眼睛往上一翻，瞪着甚造：

"别说用不着的话。"

立时，甚造神情严肃起来，同胜枝的视线对峙良久，然后舒展眼角，说：

"并不是叫你退钱。那身子，两万元还便宜着呢！阿胜，她那身体可真少见。"甚造声音嘶哑地说，"浑身白得象雪花，兴奋起来，还微微有些发红，简直妙不可言……"

胜枝发现，甚造那皱纹环绕的眼睛里，跳跃着灼人的目光。

"不过，不是处女。阿胜，我可不能就这么撒手。"

甚造说完，"咚哒咚哒"跑到走廊尽头解手。临回去时，又瞟一眼帐房说：

"阿胜，给我弄一瓶好酒，再叫'天六厅'把下酒菜送去。"

竹末显得乐不可支。胜枝隔院望着夕子房间，舒了口气：

"夕子，好哇。能给竹末看上，对你也好……"

胜枝耳畔，仿佛又响起了机动船那逐渐远逝的“呼呼呼呼”的马达声。那是一条船员们一律戴白色帽子的船。从与榭海面望去，只见铺有白砂的狭窄而隆起的码头上，夕子瘦小的父亲和两个妹妹久久挥手告别。

“夕子，果真给竹末看上了……你也许会象幸子那样，很快嫁给一户有钱人家……”

胜枝所以高兴，不光是因为与榭樵夫的女儿一夜之间就挣了两万元钱，更主要的，是因为好色的竹末被夕子迷得神魂颠倒。如此下去，夕子很可能作为第二个幸子而成为甚造喜欢的妓女。

正想着，刚才竹末甚造赞许夕子身体的话，使得当时在樽柏村时的情景再次掠过胜枝的脑际：酒前家昏暗的电灯光下，端坐的夕子显得格外沉静，流露出胆怯的目光。然而当她第二天和妹妹一起站在柿树下时，腰间的曲线却显得那么丰盈，前后判若两人，令人讶然。

呃，胜枝想道，即使来到夕雾楼以后，夕子虽然拘谨而凄然地望着妓女们的一举一动，但又有时口齿伶俐，说话一针见血。胜枝觉得自己从中发现了夕子不同于其他妓女的性格。难道是因为夕子有着人所不及的身体才使她产生不可思议的魅力的吗？

胜枝走到院子，目光转向对面刚才甚造急步跨入的房间，里面暗无灯光，寂然无声。

四

当竹末甚造提出讨夕子时，夕雾楼主人胜枝一怔之间，觉得自己以前的预感果然应验了。甚造从第一次那天开始，没有一天不出现在夕雾楼里。第八天，十月六日晚上八点左右，甚造穿一双竹屐，带一阵响从前门溜入帐房。

“阿胜，能不能在你的房间说一会话？”

甚造一如往常地拉下眼角，拍拍胜枝的肩膀，显得毫不见外。胜枝站起身，对这里了如指掌的甚造抢在头里，胜枝跟在后面穿过走廊。一进房间，甚造一反往日嬉皮笑脸的神态，正正经经地开口说：

“阿胜，我离不开那妞儿了。怎样，不能把她给我吗？”

起初，胜枝以为他故弄玄虚，但她转而发现甚造眼里闪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亮光，不禁心头一惊。转瞬之间，恍然觉得甚造虽已年老，但毕竟

是个男人，而且还是个尚不至于令人生厌的男人。这家伙一辈子拈花戏草，而竟被夕子迷得魂不守舍。想到这里，不由对夕子突然产生一股近乎醋意的情绪。

胜枝随即打定主意：必须趁此时机为夕子多捞些钱。

“哎哟，怎么一下子冒出这话来了？压根儿不晓得她本人是什么心思呢！如今这年月，妓院不同早先卖身还债的时候了。要是妓女说要出去从良，我没二话。不过，竹末先生，那姐稍有点特殊，是她父亲亲口托付给我的；我拿她可当回事哩！”

胜枝开口就推出一堆大道理，显然话中有话。甚造摸了摸下巴，抢白道：

“噢，好象你真的是她母亲似的。”

“也就真是吧，竹末先生！”

胜枝心想，这事不可大意。虽说夕子多少赢得了甚造的欢心，但要是跟菊市那样的风尘老手相比，则非败阵不可。上七轩同五号街都位于西阵娱乐区，相距甚近。不同的，只不过一个是艺妓院，一个是娼妓院。即使夕子占了上风，随之而来的哄动也非同小可。再说，甚造一向喜新厌旧，就算现在忘乎所以，一年半载过后也难免生厌。

“你这个人，多大年纪也改不了，就喜欢成那个样子了？”胜枝故作惊讶，盯视着甚造下垂

的眼角说。

"你可别当笑话，我是真想把那妞儿弄到手，阿胜。"甚造严肃起来，努了努大厚嘴唇，压低嗓门说，"反正，那身子实在太叫人不忍释手了。多年来，我没少在女人身上下功夫，可那样的身子，还是头一遭。"甚造"咕噜"一声吞口唾液，"不过，那妞儿不是处女，肯定以身许过人。她父亲叫三左卫门吧，虽然她父亲说总让她守在家里来着……但那不过是说谎骗人，以便讨价还价罢了。阿胜，那妞儿一定有过那事……"

甚造眼睛射出逼人的目光。胜枝一阵心头火起：

"不会有那种勾当，竹末君！我不是睁眼瞎，三左卫门那人，眼见是个老实巴交的樵夫，绝对不会说谎！"

"老实巴交的樵夫？……"甚造赶紧抢过胜枝的话头，"傻话！你想想，一个穷老头子把亲生女儿送往妓院，这能说是老实巴交吗？真是天大的误解！按理，人越穷越喜欢女儿。可那老头子却一直想把女儿推到花街柳巷来，这不明告诉那妞儿不是个正经货吗？"

甚造用猜疑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胜枝。胜枝更加恼火：

"绝无此事！别人我不敢保，那妞儿绝无此事！"胜枝不由加大声音说："是不是处女，我

常年经营妓院，瞒不过我的眼睛！竹末君，你……大概是为了把那姑娘弄到手，才如此说三道四吧？”

“少说怪话！”甚造气乎乎地说，但马上又软了下来，“即使不是处女，我也照样要的。我并不想拿以往那一点点闪失把她贬个一钱不值。只是由于太喜爱那身子了，才在你面前提起这话。”接着叹了口气，“咳，今天，今天恐怕你是不会吐口罗。不过，要是她本人乐意去我那里，怎么办呐？”

“噢，那是她自己的事，我没什么好说的。可话又说回来，那姑娘是她父亲托付给我的，如果事情办得不妥，我拿什么脸去见三左卫门呢？”胜枝略微撇了撇嘴。

“你的意思，怕又是钱吧？”

“就算是吧，竹末君。”胜枝认真地说，“那孩子的母亲躺在长年不见阳光的破屋子里，又黑又潮，一声连一声地咳嗽不止。村里人都说挺不了多久，活受罪，够可怜的。家里又穷得连看病钱都掏不出来。正因为这样，三左卫门才和亲生女儿商量，把姑娘交给了我。可要是来京都不到十天就把她送人当偏房，就是死在樽柏的酒前也要埋怨我呀！对吧，竹末先生？那姑娘是酒前长眠之地附近村里的，一旦有什么风声，马上就会四下传开。”

“八成你去世的丈夫同夕子有什么关系吧，阿胜？”甚造又象往日那样嘿嘿一笑，“我说，你想的太多了。作为一个女人，是招引那些素不相识的酒徒色鬼卖身为娼好呢，还是只固定委身于一个男人，在鸣瀑或等持院附近建立一个象样的小家好呢？究竟哪个叫人舒心，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甚造说着，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这使胜枝从中发现了他从来未曾有过的单纯情感和一厢情愿的男子气，不由叹了口气。

毫无办法了，胜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只好说：

“反正你不能死求白赖地把她拖走，我不能帮你硬把她逼去。不过，她若自己愿意，为着她好，我倒可以撮合一下。”

“噢。”甚造那气鼓鼓的鼻翼恢复了原状，象是在说：你总算明白过来了。

“那么，阿胜，我到夕子房间去看一下。”

说完，甚造迅速转身离开。胜枝望着甚造的背影，仿佛觉察出六十岁男人那种执着的劲头。同时感到，正因为他有这种执着劲儿，才得以从一个纺织厂徒工成为拥有今天这笔资本的老板。胜枝再次长长吁了口气。

在政府对纺织品取消限制之后，各家商店的

竞争渐趋激烈。这天夜里，今出川商店要筹备春季商品展销会，年轻夫妇需住在店里。因此，甚造不便在外留宿。十点一过，便走出夕子房间。看见胜枝，咧嘴一笑，留下话说：

“那事儿，请你务必帮忙。”

甚造背影消失后，胜枝有些心神不宁。加上要把从银行兑换来的两万元钱交待清楚，打算去夕子那里坐一会儿。

胜枝有个习惯，她虽然留意妓女们在门外拉客的情形，但一旦来客进入房间后，便很少往里窥看。即使没客，而只有妓女一个人在房间里，她也从不冒然打开拉门。这是因为她暗自认为，现在的妓女不同过去，都是独立自由的人。租给她们每人的房间，既是其工作场所，又应是其享受个人自由的小天地。

胜枝很是开通，很快意识到，纵是夕子，在接过客之后，也同拙代、雏菊她们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妓女了。

“夕子，”胜枝隔着拉门喊了一声，语音温存柔和，似乎依然带有当时在与樹船上打招呼的余韵。“可以进去吗？”

“请，请进。”

里面的声音听起来无精打采。打开拉门，见夕子颓然独坐席上，身上仍旧穿着那件胜枝借给的那件带有菊花图案的红夹袄，还真合身。看上

去头发有些蓬乱，脸上并不显得怎么怠倦，只是比往常有些发青。虽然半个小时之前，曾被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色鬼百般纠缠不休，但并没给人以那种印象。

胜枝心中暗想，毕竟是年轻姑娘……房间一角，放着一个罩有白布套的坐垫，胜枝在上面落坐。

“夕子啊，”胜枝声音里充满柔情，“这个，我给你拿来了。”说着，从腰间摸出一打从银行取回后尚未启封的二十张千元钞票。“这，是两万元。我是直性人，不喜欢拐弯抹角。我也没别的本事，只是给你们找个谋生的出路。现在开口就提起钱来，是可能不大好。你不要见怪，夕子。”胜枝不自然地笑了笑，“两万元呢，夕子。这钱是你好不容易挣来的，拿着吧。”说着，把放在席上的钞票捆稍稍移动一下。夕子只是轻瞥一眼，并未显得如何惊喜不置。胜枝不由想起了甚造说的“不是处女”那句话。

“不过，夕子，这里边有四成要交给帐房，也就是八千元。在你能够付清服装费和房租之前的一年里，你和帐房是六四分成。这样，我拿八千元。以前空手来这里的姑娘，都是这样过来的。好吗？你从这里留下一万二千元。”胜枝再次把一打钞票拿在手里，伸进指尖，上面缚的纸条“咔嚓”一声断开。然后用唾液舔湿指尖，数

点起新钞票。拿出八千元后，说："剩下的，全归你，是存起来，还是寄给与榭的母亲，随你怎么都可以。不过，最好不要分文不留地全部寄走。"

胜枝盯盯注视着夕子的脸。夕子许久才抬起苍白的脸庞，说：

"嗯。"

这在胜枝听来，似乎夕子对如何处理首次接客的钱，已经自有打算，不禁再次感到夕子并不象自己当初预料那样单纯。

"你总不至于全都给与榭老家汇去吧？"

夕子摇摇头，用细微的声音说：

"想存下一点，也想给母亲寄去一些买药。阿妈，谢谢你，这么多钱！谢谢你了！那我就收下了。"说着突然低下头去。

看着眼前这个头发有些蓬乱的姑娘收钱时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胜枝感到一阵悲哀。她不知道叫甚造做第一个嫖客是好是坏，心头被一股自我厌恶的情绪搅扰着，而这种感情是很少出现的。为了从这种惶惑的心情中挣脱出来，胜枝说道：

"这好，夕子。竹末对你满意得很，说一个晚上都离不了你。整整七天，差不多一直泡在你这里。这是好事，夕子。以后也不要冷落他，有什么事多和他商量。好不？你也是这样想的吧？"

“嗯。”夕子只应了一声，口气有点模棱两可。

“那是个好人，财神爷，处人时间长着呢。眼下，你不必象雏菊她们那样接其他杂客，只打发他一个人高兴就可以了。我现在倒希望你最好只为竹末一人尽节，你看怎么样？竹末对这事一个字也没提吗？”

“唔—”夕子把脸低得更低了。

“没提过吗，夕子？”胜枝紧追不舍。

“什么也没提过。”夕子答道。接着又说：“阿妈，谢谢。托阿妈的福，得了这么多钱，实在谢谢您了。我想这就马上给与榭老家的母亲寄钱。”

胜枝这才恍然大悟，夕子低头不语，原来是因为高兴，不禁感到眼角一阵发热。

“好，好。另外，存款的邮局离这儿很近。千本丸木街那儿有家邮局，我叫那里给你办新存折……”

胜枝激动得话语里略带一点哭腔。一种对于雇到一个诚实妓女的满足感，充溢着她的整个身心。尔后拿起八千元钞票，迈出夕子的房间，折回帐房，打开伊作生前靠在背后的对开金库，把钱放进去。

第二天一早，妓女们尚未起床，胜枝象突然想什么似的，披上褐色大衣，走到街上。街上行

人廖廖，两旁青楼鳞次栉比。她沿街往右一拐，上了电车道，这便是千本大街。四根电车钢轨向晨雾迷濛的丸木街细细长长地直伸过去。胜枝在阒无人声的街上快步走着。看到对面书店、理发店、茶馆等一字排开的房檐，她想起其间有一家门面不宽的刻字社。张望之间，刻字社就找到了，于是进去刻了一枚带有"片桐"字样的廉价印章，然后又往南走过四户人家，邮局便出现在眼前。身穿黑制服的年轻职员刚刚在门前洒过水，门开着，里面飘出一股印台油的气味。胜枝走了进去，说：

"对不起，请给办一个新存折。"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职员，鼓着一对金鱼眼睛，戴上天鹅绒黑套袖，拉过一把椅子，在格窗内粗糙的桌前坐定。看见这位大清早第一个赶来的顾客掏出一张千元钞票办新存折，便露出惊诧的目光。

胜枝用十分拙劣的楷书，在职员递过来的卡片中写上"京都市上京区中立卖大街千本西五号街一二三号夕雾楼　片桐夕子"。好歹写完后，朝刚刚刻好的椭圆形印章哈几口气，按了下去。

"这次只存一千元，以后再添麻烦。"

年轻职员在泻满晨光的铁窗口里边白了一眼胜枝丰腴的面庞，说是拉客婆吧，则显得文雅，说是妓女吧，又不合年纪，叫人无法判断。

片桐夕子给竹末甚造看中的消息，很快在妓女中传开。但甚造原本就是洗手不干的幸子的客，因此即使被新来的夕子揽去，也没人心里不快。

夕子首次接客的第二天，胜枝以甚造的名义，给每人发了一个穿有礼钱的小口袋。楼里的妓女自不必说，以前曾当过附近一家妓院老板、嗓门象破铜般的拉客婆阿新，以及做饭的阿峰婆也都有份。沉默寡言、神情乖顺的夕子，一眼看去，就知道不同于那些拉着黄花闺女的架势进得门来，不久便露出妓女出身本相的堕落女人。因此大家都对她有一种好感。

胜枝坐在帐房里，向来告知陪客时间的妓女说：

“夕子真的没干过这行。她好象有什么伤心事，你们时常抽空到那边玩玩。头一次已经过去，按理说该让她随便接客了……咳，在她心情安稳下来之前，先就这么办吧。”

妓女们都晓得胜枝喜爱夕子的缘由，个个点头称是。胜枝还三番五次对阿新婆说：

“阿婆，等有哪个学生模样的年轻客人来时，让夕子看一下，问她中意不。可不要叫酒鬼来……”

这话，阿新婆从妓女口中也听到过。她心里当然很清楚初入青楼的年轻妓女的心情：来后还

不满一个月，不好意思去拉那些打情骂俏的嫖客袖子。因此，每当在走廊里同夕子碰头时，阿新婆总是微微绽开眼圈发青的长脸，点一下头。

就这样，这些日子，夕子在夕雾楼里所得到的都是温存目光的抚慰。到她房间的客人，除竹末商店的老板甚造以外，别无他人。

妓女们都熟知甚造的性格。这人虽已年逾六旬，但那张眉毛下斜而眼角上翘的脸，还不至倒人胃口。而且他和所有的妓女都混得很熟。因此一见他来了，大家便朝夕子房间招呼道："夕子，客来了！"

十一月初的一天——这以前甚造便因忙于筹备商品展销会而没到夕雾楼来——这天早上，吃完较晚的早饭，夕子回房间一次，接着穿过走廊，走到帐房里面。

"阿妈！"夕子怯怯地轻声招呼胜枝。

胜枝正在数着须交给娼妓管理所的妓女保健费。听到夕子唤她，便从写有蝇头小字的表格上抬起架着无框眼镜的脸。见夕子意外穿件红菊花丝绸外衣，腰间偏上一点，扎着薄薄的毛织衣带。

"阿妈，能让我出去一会儿吗？"夕子说。

胜枝马上意识到事情有点反常。但转念一想，自夕子来到夕雾楼后，除跟自己去过一次西阵电影院外，还一步没有外出过。便用有些放心不下的目光看着夕子：

“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吧，可要小心。”

“嗯，我想到千本和北野天神庙一带转转。”夕子说。

本来，如今不比以往，妓女有外出自由。就拿这天来说，久子和敬子一大早就商量要去上长者街的昭和馆去看连续放三部片子的电影。夕子自然也一定对整天闷在屋里感到不耐烦了。

“从天神庙穿过平野神社，往衣笠山那边去，一路上人多得不行。岚电那里也给观赏红叶的人挤得满满的……不过从平野神社后边，也能见到衣笠山和北山漂亮的红叶。”

听胜枝说罢，夕子脸上漾出满意的笑容：

“呃，那我就去那边看看好了。”

随即，回房间从抽屉里拿出那双从与树穿来的红带木屐，穿在脚上，走出门去。胜枝知道，夕子将这样慢慢习惯京都生活，同时觉得一个老实可靠的妓女在自己眼前成长起来。

不料，夕子那天回来得很晚。直到薄暮降临时分，才带一阵木屐响走进楼。大家都为她担心，但她却若无其事地道一声“阿妈，我回来了”，便径直走进房间。休息室里的久子，隐约感到夕子有些闷闷不乐，到帐房问胜枝：

“阿妈，夕子出去时间够长的了，到哪儿去了呢？”

“哪儿？说是从天神庙到平野神社，再去衣

笠山，回来路上恐怕又看了场电影。”

胜枝漫不经心地这样说，但猛然间夕子刚来那天晚上俯在柳条包上遮遮掩掩写的那张明信片地址在她记忆中浮现出来。于是，一个奇异的念头划过脑际：莫不是去凤阁寺了？但旋即又打消了：近来的姑娘个个如此，常常一个人早出晚归，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看场电影，再吃顿饭，那一带又热闹，还不得花时间逛一逛！”

夕子接其他客是从第二天开始的。

这以前夕子按胜枝的吩咐，只接甚造一人。如此二十天过后，突然对拉客的阿新婆主动提出要接其他客人。

“跟阿妈说好了吗？”阿新婆问。

“阿妈说过，可以随便接客。”

“竹末老板要生气的。”

这一来，夕子俨然久经烟花的中年妓女那样，略微上挑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

“生气？生什么气？又不光他一个是男人！”

阿新婆瞪大眼睛，正在为难，正好胜枝从外面回来，便上前把夕子的意思说了。

“哦——？”胜枝也为之愕然，衣服没换就往夕子房间走去。夕子正在化妆。胜枝从背后轻轻问道：

“你，要接临时客人吗？”

“嗯。”

夕子抬起晶莹的眼睛，看着胜枝。

“竹末先生不会发火吗，夕子？”

“我跟竹末先生也说过要接其他客的。我并不怎么喜欢他，阿妈。”

答话一清二楚。胜枝手扶拉门，伫立良久。眼望夕子用不熟练的手势对着镜子专心拍抹脸颊，觉得夕子似乎比甚造还有主意。更加感到夕子不似自己当初所料。然而，妓女愿意接客总不是坏事。

胜枝开始揣测夕子下如此决心的原因，不禁想起夕子那在背阴屋子里病魔缠身的母亲。

“那就接吧，夕子！老是东游西逛也不是个道理啊！能挣的时候不赶紧挣，怎么给父亲寄钱回去呢！”

听胜枝说完，夕子对镜子频频点头。

廊子低矮的院落里，三三两两撒落着南天竹的小红果。其间有一棵枝叶扶疏的枫树，现已染得一身金黄。这院子可说是酒前伊作生前苦心经营的结晶。酒前亲手从高台寺住宅院里移来的杉苔上面，手掌形的枫叶正稀稀落落飘零而下。待到秋末冬初时节，妓院才会出现兴旺景象。

胜枝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夕子接其他客人。反在心中盘算：这样倒可以使正在兴头上的甚造焦躁不安，从而提高赎身的价码。

五

那男子第一次在夕雾楼出现，是十一月中旬一个初寒的夜晚，大约八点钟。最初是拉客婆阿新叫进来的。

阿新知道甚造总是九点以后才来，便打算让夕子在那之前接个临时客。尽管这位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子看起来能合夕子的心意，但如果他说要留夜，不妨一口拒绝。

出乎意料，这客人刚登上台阶，便结结巴巴说短时间即可。他穿一件灰色旧呢绒大衣，围着围巾，根本无法看见里面穿的什么东西。样子既象是学生，又有点象西阵一带的徒工。年龄大约二十岁，身材单薄，头发剃得净光，后脑勺明显突出，脸色黑里透青，仿佛是个和尚。不过一双眼睛却很好看。

“有好姑娘，进来看看吧！”

阿新有意同时说给里边听见，然后把男子引

进门，扯衣袖带到楼厅，让他往更高些的门槛里边张望一眼，只见九个梳妆完毕的妓女坐成一排，由于时候尚早，个个脸上兴冲冲的。这天，夕子身穿在千本一家名叫葵花的西服店订做的绿色天鹅绒连衣裙，扎一条布腰带，坐在那里。学生样的男子用眼往夕子身上一瞟，探探下巴：

“就、就、就要那个。”

男子期期艾艾地说道，声音有些嘶哑，听来既非腼腆又非老成。本来，在客人指完名后，拉客婆便在几秒钟内从被指名的妓女脸上揣度其是否愿意，随即交涉拉客钱。但这次阿新婆却说：

“那姑娘新来乍到，刚接客没几天，短时间也得三百元……”

“好，三、三、三百元我有。”男子拘谨而窘迫地应承下来。

这工夫，夕子早已站起身，穿上轻便木屐，走到厅里，朝男子行个注目礼，说道：

“请、请进去吧。”夕子一把抓住男子正不知所措的手，“往这边来，路黑，小心。要走一段路，对不起。”

夕子似乎把雏菊她们往二楼领客时说的几句话背得滚瓜烂熟。继而，仿佛兴致陡增，拉着男子的手快步走去。这些，帐房里的胜枝从三寸来宽的拉门缝中都瞧见了。从当时夕子的举止看来，根本寻不出那种对待熟客的蛛丝马迹，而青

年男子也象是初涉青楼的外行人。

按妓院规定，妓女送客入房以后，须来帐房一次，向胜枝报告是否留宿，以便记帐。当时，夕子穿着轻便木屐，噼里啪啦地走近帐房。

“阿妈，短时的。”夕子欢快地说。

“是学生吧，夕子？模样好年轻啊！”胜枝问道。

“这——还没搭话呢。那人一声不吭，不知怎么，好象不大好接触。”夕子蹙眉说完，迅速转身，沿走廊回去了。

学生样的男子进屋不久，便熄了灯。可能是想充分利用时间。阿新眼盯帐房的挂钟，差五分到九点时，喊声“夕子”，暗示时间已到。但里面仍不见光亮，只听见男子的悄然语声。夕子似乎在静静听着。良许，灯亮了，男子旋即走出。这时已经换上了西装，大步流星，小跑似地穿过走廊，在门口接过夕子递来的久未刷洗的黑布鞋，敏捷地登在脚上，迫不及待地晃着肩膀窜出门去。

“这人可真够忙的！”

仍在休息室闲坐的拙代笑道。夕子只是默默点头。

不料，自此以后，这男子开始频繁出入，成了竹末甚造外第二个看中夕子的人。

起初，不论阿新还是其他妓女，都对这男子

不以为然。但由于他屡屡登门，便自然而然地熟悉起来。对他那起初未被注意的相貌和性格特征，也都了然在目。

确实，他的两眼颇为秀气，但总给人一种心事重重的抑郁感。鼻梁端正，嘴唇闪着年轻人特有的动人红润，却时时闭得紧紧的。或许由于这个原因，整个脸看起来神情悒悒，暗影沉沉。每当这年轻人跨门进来，妓女们都小心翼翼地陪笑问好，然而他居然一次也未相对寒暄，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

“真是个怪人！不声不响地钻到这地方来，亏他还是个学生！”

雏菊避开夕子小声说道。其实，没有哪个妓女喜欢他，唯独夕子一人依然笑脸迎送，令人不解其妙。

“夕子，那位客人姓什么呀？”胜枝也和众人同样看在眼里，随口问道。

“呃，姓栎田。”夕子回答。

一瞬间，胜枝觉得这姓似乎在哪里听过，但并没有想到这和夕子刚来那天晚上所写的明信片收信人是同一个姓。

“做什么的？”

“学生。”

“哦——”

胜枝瞪大眼睛。京都大学很多，不少地方上

的富家子弟，在这里住校学习或租房走读。倘若栎田是那种惯向青楼、卖笑粉头求欢的浪荡公子，穿着也该讲究一点才是，可他却总有些衣衫寒伧。那么，一连十天逛妓院的钱，是如何得来的呢？胜枝不得其解。

当时正流行“工读学生”的说法。国立京大、府立医大，甚至教会办的同志社大学，都有学生到车站叫卖冰棍。因此，人们并不觉得这些人就是过去那种立志苦读的贫家学生。那个年月，任何人都多少免不了投机取巧，以便赚钱买黑市粮食。学生的寒酸相，自然也不至于成为其出身卑贱的证明。然而，在看惯男人的胜枝眼里，栎田总显得畏首畏尾，噤若寒蝉。

“要当心，夕子！”胜枝一副素谙世故的眼神，“对男人万不可马虎大意，知道吗？”

“嗯。”

每当胜枝予以提醒，夕子都顺从地低头应诺，再抬头凝视胜枝，十分乖觉。胜枝也并不认为夕子同那学生有什么过分的关系。对方是红颜少年，夕子正值芳龄，相互混熟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不久，意外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是栎田进入夕子房间后的一天晚间，八点多钟，竹末甚造神出鬼没地闪进门来。

“夕子在吗？”

说罢，便象往日那样抬腿就往早已熟知的夕

子房间迈去。胜枝把他叫住，对阿新使了个眼色，提心吊胆地凑到楼梯口耳语道：

“阿婆，悄悄把夕子叫出来。”

“嗯。”

为了不引起竹末的注意，阿新把正在播放“汤街哀歌”的留声机关上，然后若无其事地朝夕子房间赶去。甚造眼望胜枝消失的背影，不无挖苦地说：

“怎么，碰车了？”

胜枝见已露出马脚，便不好再支吾搪塞，说：

“噢，客人马上就走，请稍等一下。你好久没来了，夕子一直在想着你……”

“想我？真的吗，阿胜？”甚造猛地拉下眼角，满面疑色地转过走廊，进入帐房，一屁股盘腿坐下。“也许想吧，都十天没登门了。那妞儿小小年纪，一连十天守空房，难怪她沉不住气呀！”甚造“骨碌”转下眼珠，掏出香烟，点上火，悻悻地问：“客是哪个？”

“不晓得。短时间的，不必介意。”

胜枝笑罢，甚造也随之露出满嘴黑牙，嘿嘿一笑。但顷刻又作出一本正经的神情，急切切地说：

“这回忙起来了。我那儿子就知道偷懒，眼下正是卖货的黄金季节，却一口咬定要把展销会

办在四条中心，胡说八道……若有人能身穿花绸在时髦的橱窗前招引顾客，真是再好不过。你说呢，阿胜？”

胜枝顿觉释然：原来他坐下来要谈生意经。尽管还有点挂念夕子那边，但马上顺水推舟：

“展销会还没准备就绪吗？天寒地冻的，搞什么春展呐！”

“近来，”甚造神情肃然，似乎暂时忘记了后院的夕子房间，“人们都大赶特赶时髦，时兴——看样订货。这样，就得在冬季里或提前在秋末，估计好来春可能流行的货色。当纺织品批发商的，若是再自以为是，马马虎虎，可就要赶不上如今的社会形势罗！”

“噢—”胜枝开始对甚造的生意经略感兴趣，同时为给夕子争取时间，便继续搭讪道：“那么，都请哪些客人来呀？”

“小商贩，”甚造说，“还有，大商店采购部、地方上的专业商店也开始有人来挂钩了。这在过去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在是自由买卖。京都毕竟是京都，还得象战前那样大干一场，不能落在外地后边。所以，我本想拿出京都气派，大大方方地办个展销会。可那些小毛孩子们却偏偏相中四条中心那种地方，说也不听。”

“就是四条街那座大厦吗？”

“是啊。在那样摩登式样的西式房间里，展

览千鸟图案的日本传统丝绸，岂不是驴头不对马嘴！弄不好，会被人误以为成西服料呢！就因为这个，今天我赶紧去请寺院帮忙。”

“哦？”胜枝愕然，“寺院……请他们帮什么忙？”

“近来，各处的大寺院都出租会场。凤阁和聚阁有参观费收入，但没什么值得参观的一些大寺院，就只有靠出租空地过活。你听说了吧，最近大德寺都举办了模特影展。就连那万愿寺也向社会团体出租会场哩！这么着，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上。今出川的灯全寺，就是我们那里的菩提寺，有个相当大的房间。我刚才就是去那里打听能不能租给我开展销会。你猜怎么着，那个正愁没钱买黑市米的和尚，听我一说，高兴得满口答应。费用也便宜，叫我作为施舍给点就行。”

“噢——”胜枝第一次听到这种新鲜事，真的兴致盎然。可不是，倘若以白砂铺地的方丈院落为背景，将各式各样的丝绸从两柱之间横板上直垂下来，无疑会愈发显出京都丝绸的特色。于是，胜枝若有同感地说：

“这么做，年轻人会同意吗？”

“管他！说起来，年轻人就是不懂得学东西。你一谈起什么，他就什么自由呀，民主呀，喋喋不休，满嘴歪理。可肚子里却空空如也。要是有什么美国进口的新花样，就马上抱住不

放……可穿的衣服不还是日本固有的吗！是吧，阿胜？”

“那倒是。”胜枝表示赞同。

这工夫，夕子房间象已得到阿新的通知，拉门开了，传来两人轻轻穿过院子的脚步声。胜枝微笑着欠身说：

“客人回走了。”

“啊，”甚造刚才说得兴起，似乎忘掉了夕子，现在立时垂下眼角，露出色相，低声说，“我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便跪着挪近胜枝有意打开的拉窗跟前，脑门紧紧贴在一寸来宽的空隙处，目不转睛地盯着走廊。只见五尺一寸高的栎田躬腰缩肩，低眉垂首，迅步跑过。夕子在后面拉开一步距离，“呱嗒呱嗒”，碎步急跑。甚造没理会夕子，斜睨年轻人的侧脸，说：

“这家伙怎么愁眉不展的，是学生吗？”

“是的。”胜枝应道。

“一个学生却有脸干这种勾当！你替哪有这种儿子的父母想想，多叫人伤脑筋！辛辛苦苦做工挣钱给他，他却用来逛窑子！近来的小毛孩子尽充大人相……”甚造大为动容，就象适才在今出川商店里训斥同他顶嘴的年轻夫妇一样，咋舌不止。

“竹末先生，对不起，别见怪。要是知道您来，就不接这种客人了……请多原谅。”夕子打

开拉门，撒娇似地眼瞧着甚造，旋即拉起甚造圆鼓鼓、毛茸茸的大手，以分外兴奋的声音催道：“走吧，快走吧！”

甚造又拉了拉眼角，直起身来。胜枝目瞪口呆地看着夕子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想到只消一个月人就变成这样。看来，通过接客，夕子有些开朗了。那种多少难免的土里土气的乡下人根性，也许由于接触男人而完全消失了。胜枝认为，这种烟花老手般富有诱惑力的逢场作戏，无非是夕子的一种手段。

“那我就去一下。”甚造喜形于色，马上随夕子走出。大腹便便的身躯仿佛突然间瘫软下来。但这天只过一个小时，甚造便离开了依然亮灯的夕子房间，来到帐房，急促说道：

“阿胜，那妞儿的身子着实太好了，我无论如何也死不了心。怎么样，前些日子提过的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尽管这话在意料之中，但胜枝仍感到一惊。她从甚造的和服袖口里抽出一支烟，点上火，“噗”地喷了一口，用狡黠的眼神盯着甚造：

“那丫头自己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不管我怎么苦口婆心，都没哪个妓女会信以为真。你不是成天在她们耳边吹风么：男人就象一只野兽，不管说得如何动听，都不要受骗上当。我说还不如你说，你若是一说，

夕子肯定会认真考虑的。”

诚然事情会如甚造所说，然而，胜枝却这样说道：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无奈现在妓院也实行民主，凡事由妓女当家，我老婆子没权指手画脚。竹末君，你看不是这样吗？”

甚造焦躁不安地翻动着眼珠，半晌没有作声。胜枝见甚造这般模样，更觉自己发现了这六十岁男人的痴情一面。于是缓和一下语气说道：

“那姑娘到底还年轻啊！不经辛苦，不知金钱的可贵。竹末君，如果我是她，遇到这等好事，还不借两条腿跑到你那儿去！不就是给你这位大老板当续弦么！什么夕雾楼呀，管它呢，一屁股坐到花轿里再说！”

“傻话！”甚造拉下眼角，盯视胜枝，“从你话里听来，伊作君死还不到一百天，你就……怎么样，那就慢慢抽空儿……”甚造充满淫念的目光，贪婪地打量着胜枝那明显发胖但不至于臃肿的下半身曲线。

“竹末君，怎么好说这种没分晓的话！我可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说千道万，反正自古以来，男女间的关系都是由年龄和金钱决定的。只要男人耍个手腕，那还不能随心所欲！自己去说吧，别老是指望别人……以前的气魄哪里去了！”胜枝停了停，一针见血地补充道，“竹

末君，说说玩倒也罢了，可若是动真的，那个菊市丫头怎么办？去年春天你把她收到自己名下的时候，为了同以前相好的那个人分手，你费了多少唇舌！那女人一会儿要不活，一会儿闹出家，直搅得天翻地覆。上七轩那场风波，五号街都听说了，至今我们还记得清清楚楚。若是菊市知道你总来五号街找新妓寻欢，肯定又要闹得满城风雨。说不定把夕雾楼一把火烧光呢！你可不要三心二意，凡事要三思而后行。”

“胡说！”甚造似乎动了肝火，“阿胜，我可不是那种好事男人，不会只为一两个晚上就花两三万元！”说完，目光炯炯地逼视胜枝。然后突然一个转身，松开胡乱扎在腰间的衣带，又返回夕子房间去了。

六

不多时日，竹末甚造耳闻：那天在夕雾楼走廊里擦肩而过的姓栎田的学生，每隔十天去一次夕子房间。说实话，甚造对此并没怎么介意。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象夕子会钟情于那个愁眉苦脸、衣衫寒酸的穷学生。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甚造又撞见了栎田，这次他却完全呆住了。

十二月三日，甚造在借用的灯全寺大殿里举办服装、丝绸展销会。灯全寺是乌丸金出川北部的一座大型寺院，在足利义满于京都王山建造的寺院里确居首位，占地面积十分宽阔，确实名不虚传。

山上有十几座分寺院。总寺院宗教办事处所在的法堂掩映在挺拔苍劲的黑松林中，上下两层的飞檐翘角在一碧万里的秋空中巍然高耸，委实给人一种禅宗古刹之感。甚造同办事处商借的举办展销会用的大殿，位于办事处左侧那宽阔的走

廊对面，巍然独处，颇为壮观。

正殿铺着金线织花锦缎，上面是佛坛，周围柱子之间花幕低垂。中间为二十张垫席大的房间，两侧还各有一大房间，上间下间也都有二十张垫席大小。撤掉拉窗，再加上飞檐下面的空间，面积相当不小。现在，这三个房间摆满了展品。佛坛、灵牌用白布盖得严严实实，一眼看去，宛如一座古风犹存的广场。

最引人注目的景致，自然是大殿前面的庭园。园内铺满白砂，帚迹轻描，情韵优雅，绝非四条中心大楼可比。白砂周围土墙环绕，墙上饰有五条横线。墙角假山数座，青苔斑驳。几株娟秀挺拔的红松，风姿绰约。杉树轻舒修枝，翩然洒脱，在白砂上面印出轮廓分明的倩影。

在大殿的正面，陈列着甚造必须脱手的花绸布，深色无花布放在白布的前面。另外还用服装模特儿展出了一些新产品。

确实，这种别开生面的展销会很受欢迎。商业报纸刊登了整版照片，称赞说是真正具有京都气派的尝试。几家综合报纸也纷纷撰文赞扬，说历史悠久的禅宗总寺院此次乘展销会之机，得以尽展名刹的丰姿神采；还说把寺院借给商人做展销会场用，远比借给摄影协会搞什么影展要得体得多。

展销会为期三天。会场里摩肩接踵，买卖甚

为活跃。就连青森县和秋田县一带的小商店，也派来了采购部主任。甚造见了，自是喜不自胜。第三天直到黄昏时分，才勉强闭幕。由于总寺院有言在先，客人一走，便要迅速将展品收起，撤下庭前、正殿等处的白布，恢复寺院的本来面目。

甚造跑来跑去，支使店员们赶紧收拾。这时，他发现十来个小和尚排成一队，走出正殿和办事处之间的走廊，蹑手蹑脚地朝已撤掉白布的正殿移来。翌日，灯全寺总寺院要举行忏法会仪式。因此办事处传下话来，在展销会结束后，马上把场地清扫完毕。于是，管事僧在傍晚碰头商量明天的安排，小和尚都从各分寺院汇集拢来，做一些准备工作。

甚造往小和尚队列看去，发现有个人的侧脸似乎在哪里见过。

"哦……"

甚造不由瞠目结舌，手里拿着一大卷布料，呆若木鸡。

小和尚全都剃着发青的光头，年龄在十七、八岁到二十二、三岁之间。个个黑衣外面罩着白衣，臂挽袈裟，拱手胸前，缓缓走来。十人之中，前数第三个和株田长得一模一样。他们微微低头走着，当跨过陡然高出的门槛时，朝垫席上蹭蹭脚，在正殿前左右分开，相对站定。

那个酷似栎田的小和尚同厢房里的甚造正好打个照面。甚造一眼扫去，小和尚顿时垂头下视。可以说，如果对方对甚造毫无印象，那么这种举动是难以叫人理解的。

“到底是那个小家伙……”

甚造心里突突乱跳。

“往夕子那儿去的原来是灯全寺这个小毛孩子……”

一股既不同于嫉妒也非愤怒的莫名情感向他袭来，必须马上弄个水落石出！这时正好办事处一个和尚走过，甚造上前询问。这个身穿白衣黑裙的管僧是负责展销会的。

“就是队伍里前数第三个小家伙吗？”他看着甚造的脸，说，“怎么您认识他？那是凤阁寺的小僧。”

“嗯？”甚造怀疑起自己的耳朵。

管事僧边抽鼻涕边用高得刺耳的声音继续说道：

“凤阁寺和聚阁寺都是灯全寺的特别寺。这里边也有聚阁寺来的，他们全都是总寺院所属各分寺院里的小僧……来这里学习，明天举行的忏法会仪式。”

甚造仍瞪着半信半疑的眼睛，盯盯看着管事僧的脸：

“如果不错的话，该是姓栎田吧？”

“……”管事僧歪着尖顶脑袋想了一会，“对，叫栎田正顺。怎么，经理认识他？”

“不，”甚造摇摇头，暗暗苦笑：怎么好说那就是和自己在五号街同抱一个妓女的嫖友呢！于是搪塞道，“没什么，只是觉得有些面熟，而且记得象是姓栎田，才顺便打听一下。”

管事僧见甚造脸色突然变青，显得有些迷惑不解。

“谢谢，实在谢谢啦！承蒙您多方关照，展销会顺利结束了。买卖做得不错，大伙正高兴着呢！”

甚造频频低头称谢。然后继续招呼店员加快收拾速度。这时候，正殿传来一阵念经声，甚造顺声望去，见栎田刚刚剃过的光头正对着这边，一面提防自己一面不时地闭上双眼。

原来是这个凤阁寺的小东西。这么说，肯定是僧侣大学的学生了。若把这个收获在胜枝耳旁一说，胜枝将会做何表情呢？甚造想着，心中暗喜。展销会已经结束，他巴不得马上回今出川换上衣服就跑到五号街去。

“阿胜，夕子在吗？”

五日傍晚六时许，竹末甚造身穿平时很少穿的西服，晃进门来。脑满肠肥的甚造穿上西服，更显得大腹便便。

“少见少见，穿起西服来了！竹末先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甚造在水泥地上急不可耐地脱掉那双与自己身体极不相称的矮腰黑皮鞋，几步跨入帐房。那张脸上，额头附近微微泛青。

“夕子在，怕还是处女哩！”胜枝投其所好地说道。

不料，甚造两眼闪着异样的光，仿佛出了什么事情。

“若是那样就好了罗！”甚造怅怅地坐了下来。

“什么那样就好了，莫非夕子出了什么事情不成？”

“啊，与夕子无关。不过也不能说完全无关。实话跟你说，阿胜，”甚造焦灼不安地看着胜枝，胜枝用别致的小茶巾，擦了擦长形火盆的边缘，捅了一下茶壶底将要熄灭的木炭。只听甚造继续说道：“你知道这段时间到夕子那儿去的学生吧？”

“……”胜枝把火筷子插在灰里。“那客人怎么啦？”

“那学生是凤阁寺的小和尚！”

胜枝膝盖一下触在火盆肚上。

“真的？”

“这还有假！”

甚造把在灯全寺展销会收场时见到栎田正顺的情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这——？”

胜枝听了，若有所感，顿时屏住呼吸。但她不想马上把它告诉甚造。难道夕子刚来这里那天写的第一张明信片上的收信人是她往日的恋人不成？否则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夕子在与榭樽柏时就和那个学生有过关系吗？胜枝再一次想起竹末甚造说过夕子不是处女那句话来。

“呃，是这样，是风阁寺里的？”

胜枝虽然故作镇静，可心里思忖，倘若甚造所说的属实，那么夕子绝非等闲之辈。而现在的一切，只能说是一种伪装。

假如她是在与榭村里同栎田正顺结识的，那么本该把沦落风尘的丑事隐瞒起来才是，而她却在当天就写信告知对方——现在姑娘的心真是无法捉摸。

胜枝知道，眼下这几名妓女，都是从松江、鸟取、福井来的贫家姑娘。这些妓女，无论久子还是雏菊都象相互商量好似的，对京都生活的真相守口如瓶。她们之中大半都象夕子那样，必须寄钱回家。在盂兰盆会和正月请假回乡探亲时，她们无不从里到外换一身和服，装出一副在正经商店做工的模样。

可是，夕子却在来夕雾楼当天就写信给栎

田，难道是叫这个同在京都的儿时好友来玩吗？莫名其妙！按理说，不会把自己青楼卖笑的勾当告诉恋人呀！如此看来，栎田正顺同夕子相识或许不是在夕子长大的与榭，而是在附近镇上做工的时候吧？倘若这样，夕子一到就写信将自己来夕雾楼改行的消息告诉对方便可以理解了。可是，起初好象并非如此。夕子在樽柏的父亲三左卫门不是夸说自己女儿尽管家穷却是在村里老老实实长大的地道姑娘吗？

胜枝一边注视着甚造惊诧的面孔，一边急速地整理自己的思路。但事情太纷纭复杂了，一时理不出个头绪。

“竹末君，是真的吗？”胜枝“咕噜”一声咽口唾液，满脸疑云地问，“那凤阁寺不是那座很有名气的寺院吗，那里的小和尚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是啊，”竹末甚造用指尖松了松领带，似乎有点透不过气。“凤阁寺的小和尚到这里找女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五号街、上七轩，很早以前就常有禅宗和尚眠花睡柳……就是说，这也真是一种道场。不管怎样，他们也都是人。再坐禅，也看破不了红尘。想女人就来五号街好了，这无可指责。只是我不明白的是，一个穷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呢？虽说凤阁寺不小，但想必修行也是严格的……看来，也太让这小和尚自由得无

法无天了。”

“喂，那寺院有参观费，那不就有很多收入了吗？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傻话！”甚造瞪着胜枝自鸣得意的面孔，“就算有钱，可小和尚终究是小和尚。象他这样十天找一次女人，有哪个住持会给他这种时间、这笔开支呢！”

“可也是啊！”

胜枝一面随口应付，一面再次陷入沉思：风阁寺的小僧栎田正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同夕子相识的呢？

在与榭？不，不会。风阁寺在京都，离与榭远着呢！

“慢——”

胜枝再次想起料理完酒前伊作丧事后领夕子从樽柏码头动身那天的情景。

“太太，看见净昌寺墓地里的百日红了吧？那里的百日红开的时间可长呢！”

夕子能说出这种话，小时一定趁父亲不在家时到净昌寺院内玩过。三左卫门不是也说，夕子这个名字就是净昌寺那个声音嘶哑的和尚取的吗！

这样，栎田正顺同夕子相识，便可能是在与榭的净昌寺！

然而，风阁寺小僧怎么会有机会去与榭呢？

想到这里，胜枝觉得，栎田正顺恐怕是与榭净昌寺里的孩子。甚至设想，栎田生在净昌寺，在那里念完中学，然后才到凤阁寺当小僧。胜枝觉得自己的想法相当有根有据。

“哦——，你不是在灯全寺碰见的吗？”胜枝又一次不无得意地说道。

“凤阁寺属灯全寺派。我们那里的寺院虽在千本鞍马口，但也是灯全寺下属的分寺。总寺院越大，下属的分寺院就越多。就刚刚提到的来说，灯全寺派的分寺就有金阁、聚阁。此外全国各地还多得很……那些分寺院里的小和尚为学习忏法会仪式，全都跑到总寺院来。凤阁寺、聚阁寺也有人来。这都是那管事僧说的，不是我胡编乱造。还说栎田就是凤阁寺来的小和尚。可惜那些呆头呆脑的大和尚竟一无所知，还一本正经地在佛坛面前搞什么仪式……近来的和尚崽子们真是相信不得。”甚造一边砸嘴伸舌，一边气狠狠把吸湿了的“朝日”牌香烟捏死。

“夕子那家伙，说不定早晚给凤阁寺的和尚骗走咧！”甚造用疑虑的眼光看着胜枝，“阿胜，栎田到夕子房间去过几次？那次是第一次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管记帐，哪里会一一记住每位客人叫什么名字。再说，你知道，到这种花街柳巷寻欢作乐的，很少有人用真名实姓。”

“那么说，栎田报的倒是真名？”

“大概是吧！”

胜枝忧虑重重，无心再往下同甚造一起对栎田和夕子的关系刨根问底。胜枝有胜枝了解的情况，而现在甚造在这里，不便于弄清是非。于是把话题一转：

“竹末君，别动那么大肝火……灯全寺展销会办得成功吧？”

“买卖吗？”甚造面露不悦之色，但很快来了兴致，“买卖很顺手。我的感觉不错，若交给年轻人在四条中心大楼举办，肯定砸锅。喂，你没有订货吗？那么多客人，把整个大殿挤个水泄不通。展出的各种衣料一订而空。京都晚报的记者也来了，报道说，这次展销会给商界开创了先例。连总寺院都提出今后欢迎纺织品批发商在那里举办展销会。买卖做了，总寺院的大好庭园也给各地来人看了，真是两全其美！”

“唔，那些来客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叫三条的川繁做好后，装箱运来。灯全寺办事处的人看了，笑着说：‘竹末君，以后还是叫我们总寺院给准备斋饭吧！’这阵子，和尚们也失去了那种一味传教的清白，那根性同惟利是图的一般商人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一群利欲熏心的市井之徒。说实话，我早已看透禅宗那玩艺儿了。”

“说的是啊，竹末君。不知有多少寺院光知道挣布施，不知有多少和尚连经都不念了。”

“战败以后，提倡信仰自由，信什么都行。说得难听一些，施主们都掉转屁股跑光了，和尚们也就只好使出浑身解数，以便在这个浑沌世界里活下去……我的展销会，给他们做了出租会场的绝好宣传，他们可感谢我哩！”

正说得得意忘形，甚造突然想起了后院的夕子房间：

“我得上夕子那里呆一会儿。”

说着站起身。胜枝堆下笑来：

“今天可是短时的？”

“那还用说，当然不能住下。今天完了之后，要到今出川和我那儿子媳妇两个总结一下展销会情况。我只是抽空把这件事跟你说一下。”

“又说谎了，是想找夕子才来的吧？”胜枝故作生气。

“怎么说都行啊！”

三天来买卖一帆风顺，甚造显得踌躇满志，转身跑出，胜枝急忙朝他背影喊了一声，把他叫住。

“凤阁寺的事儿，最好不要向夕子提起。”

“为什么？”甚造回过头，伸长脖子问。

“如果你总是对其他客人说三道四，她们就会讨厌你这位大老板了。你若真想和那姑娘相

好，就得把话留在心里，佯装不知，这才算得上男子汉。”

“是吗？好吧！”

甚造有些不快，边点头边拖着脚步向对面夕子房间移动，慢慢消失了。

七

夕雾楼妓女之中，和片桐夕子最要好的，可能就是田山敬子了。敬子住在夕子隔壁一个六张垫席大的房间里，寡言少语，性格温顺。不知什么缘故，似乎同夕子很合得来。在夕子开始习惯妓院生活时，最先向她搭话的，便是敬子。

夕雾楼这座建筑，结构上有些特别：只有夕子和敬子的居处是平房，主建筑物则是座二层楼。其他七个妓女都住在这座二层楼里，房间象公寓一样隔廊相对。但二层楼和平房之间，有一道走廊穿过院子连接两头，因此仍给人一种整体感。这是因为，去世的酒前伊作最先买的是二层楼，之后才买下邻居这座叫“千鹤馆”的平房。

伊作把中间隔墙拆掉，将长不过十米的空地改成小院，修了水池，打算把平房作为自己的居室，可结果仍成了妓女用房。夕子和敬子之间只有一壁之隔，大声相唤，清晰可闻。

敬子年方二十三，但在夕雾楼里算是年轻的了。从三十六岁的久子到二十四岁的雏菊，住在二层楼里的，全都是年纪稍大的，而两个最年轻碰巧都住在平房里。

这是胜枝有意安排的。敬子在妓女里是个少见的有文化的人，读过旧制女校。她生于冈山县仓敷，生母是垫席批发商的妾。十四岁那年父亲突然死去，母亲领着在女校读一年级的敬子，到同在仓敷市的运输公司一名科长家里当了续弦。

可是，那家先妻留下五个孩子，继父又是个好喝酒的粗暴男人。敬子忍受不了，为一点小事吵了一架，跑出家门。在大阪呆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九年沦落到五号街。敬子虽然沉默寡言。但颇有城府。瓜子脸，宽额头，白皮肤。因她眼睛细细长长，眉毛弯弯如月，脸又稍长，不知谁曾管她叫过观音菩萨。看上去，总是郁郁寡欢，眉宇含愁，有一种教徒气质。

“夕子，你可要保密，我，近来练习写和歌了！”

敬子那张近看皮肤相当粗糙的、苍白的脸上现出一层淡淡的笑容。她虽然生在仓敷，却有时喜欢说近乎京腔的所谓“标准话”。

“和歌是什么呀？”夕子问。

“就是短歌呀。”敬子说，“没客时我就一个人在房间里写歌，满有意思哩，夕子！”

夕子压根就不是爱好和歌的女子。眨着有些呆滞的眼睛，端视着年长四岁的敬子。敬子来这儿以后，购置了一些家具。她打开其中一个镶有麻玻璃的书橱，拿出一打约有十几册的笔记本。

"就是这个。在大阪时我时不时写过一些，到京都后终于攒了这么多。"

敬子拿起一册，哗啦哗啦翻给夕子看。和歌是用草书写的，注有创作日期。夕子念了几句，好象无动于衷。

"你也可以写呀，写不好不要紧，喜欢就行。听说雏菊她们在写日记。这么忙乱，从头到尾长篇大论当然吃不消。而和歌只有三十一个字，总还可以。"

"不过，写一首要费很多脑筋吧？"夕子问。

"不用费劲去想。你是怎么想的，就只管怎么写。够三十一个字，停下就行了。"

"那种灵巧事我可做不来。若是怎么想就怎么写的话，写出的东西肯定乱七八糟，哪里会正好是三十一个字呢！"

"比如说吧，"敬子从扁平的鼻子下边发出特有的嘶哑声音，"有一首歌说，'辛劳复辛劳，生活仍旧无所有，低头看双手。'知道吧，这是石川啄木的名作。这有多简单呐！所想的，不就是一首歌吗！"

夕子不知道石川啄木这位诗人是男是女，但揣摩出这首歌的大意，便点点头。

“给你看一下我在《令女苑》上发表的歌吧！”

敬子兴致陡增，俯下身子，把又长又白的手再次伸进书橱，从最上一格挤得紧紧的《令女苑》杂志中抽出一册，指着最后边的“读者中来”一栏给夕子看。夕子见有个地方画了一道红杠，于是念道：

心切切，
故乡复何求！
徐放眼，
天神林木上，
长天碧悠悠。

啪嗒嗒，
拖鞋阵阵声，
声声冷。
寂寞青楼里，
我辈渐心宁。

“这都是我的切身感受。你看，院子那边不是有黑黑的、山一样的地方吗？”

站在廊子里，视线越过房脊一直向北，果然可以看到远方横卧的天神庙森林，黑压压的一片。敬子手指森林继续说道：

“那就是天神庙森林吧，夕子？我常常面对那片森林思念仓敷老家，歌中说的就是这种心情。”

“……”

夕子不无钦佩地眯缝起眼睛盯着杂志。敬子似乎把向这家杂志投稿作为自己的乐趣。夕子清澈的眼睛湿润了，看着满面春风的敬子。其实敬子并非自我炫耀，只不过是想告诉夕子：她在妓院里还悄悄地培养着自己的乐趣。

“你的故乡在哪里？”敬子用朗诵诗歌的音调吐出“故乡”两个字。

“与榭。”

“与榭？就是舞鹤那边？”

“嗯。从宫津坐船，一直往北去。那是半岛边上一座临海的村子，叫三叉村。”

“噢——”敬子露出远望的目光。

“可真够远的了。家里有什么人？”

“父亲母亲都有，母亲有病。”

“啊，我听胜枝阿妈说过，就在这里那位父亲疏散去的地方附近，是吗？”

“是啊。”夕子好象泄了气，低声说，“他住在樽柏，离我们村很近。一天在海边散步时，突然晕倒了……抬回家不久就死了。”

“你说要坐船去，那里没通汽车吗？”

“嗯，没通车。虽说从宫津有烧炭的公共汽

车开出，但要翻几道山岭。大家说还是船快，都坐船。”

“是个风景好的地方吧？”

“风景也许不错。海边山梁上，有一块开着很多百日红的墓地，从海上看很漂亮。不过，我们看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夕子说道。

“墓地在海边上？”

“是啊。那里田少，埋死人若不用海边荒地，就太可惜了。墓地在海边高岗上，那里有座寺院，百日红开得到处都是，风一吹，花瓣就飘到了海边。”

敬子叹了口气：

“那么好的地方不正好用来写歌吗？”

“是吧！”

夕子看着敬子的观音脸，没象敬子那样激动。

这样谈过以后，两人便亲密起来。夕子一有空就去敲敬子的门。帐房的胜枝见夕子同敬子这样要好，感到很放心。敬子会写歌，还登在杂志上，胜枝自觉在这方面比不上敬子。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敬子把一个临时客人送到门口，回来时来到帐房，小声对胜枝说：

“阿妈，夕子好象不在房间。”

胜枝觉得这话奇怪，马上从拉门缝里往院子对面张望：夕子房间没有亮灯。

“奇怪呀，今天她没客，在门口一直呆到晚上来着。”胜枝说道。

“是吗，这我倒不知道。刚才我往隔壁一看，里面一点声息都没有，以为夕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敬子踮起脚往夕子房间望着，“没客还不开灯，真蹊跷，到跟前瞧瞧怎么样？”敬子有些沉不住气。

胜枝沉思着走出帐房，一溜小跑拐过走廊。敬子随后跟来。

开拉门前，胜枝细声细语地叫了一声“夕子”，里面没有回答。

“奇怪，没见她出来呀……莫不是睡着了？”

胜枝喃喃说着，“哗啦”一声打开拉门，夜空的光亮一下子涌进黑洞洞的房间。只见一条以壁龛当枕头的棉被成人形隆起。夕子在躺着。

“夕子！”胜枝唤道。

夕子没动，也没应声。

怪事！敬子也走进房间。

胜枝摇晃着夕子的胳膊。夕子仰面而卧。胜枝把手放在夕子额头上，微微冒汗，并不很热，总算放下心来，招呼说：

“夕子，夕子！”

站在身后的敬子打开灯，一片光亮。

由于房间骤然变亮，加上胜枝用力摇晃，夕子睁开眼睛，仓皇地环顾四周。

"夕子，怎么啦，哪儿不舒服？"

"……"

夕子瞪着蒙了一层薄膜样木然无神的双眼，默默看着胜枝和敬子。少顷，象突然害怕似的，双手捂在脸上，低声啜泣起来。

"这个怪孩子，是梦见什么了吧？"胜枝有些发怵，加大了声音。"夕子，总昏睡怎么行啊，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不，"夕子声音微微发颤，"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吃完客人给的药后，觉得很困，一回房间就躺倒了。接着身上又突然发冷，就钻进被窝，结果死一样睡过去了。"

胜枝瞥一眼紧箍在手腕的表：十二点多了。

"客人什么时候来的？"

"七点钟栎田来过。"夕子镇静地说。

"不是说今后不再接临时客人吗？"

"嗯。"

胜枝略微放下脸，回头看了眼敬子，说：

"你刚才说吃药，是吃错药了吧？"

"栎田说是感冒药……白色药面，就吃了进去。"

胜枝一惊：

"到底是什么药呢，该不会是毒药吧？"胜枝两眼发出灼人的光。

"……"

“那，没什么事了吗？”

“头有点发晕，不过没什么大事。对不起，阿妈，叫你挂心了，请原谅。”

夕子从褥子上急急起身，在蓬松的头发上胡乱抓了几把，再次呆然若失地举目回顾。

“没发烧吗？”胜枝目光又落到夕子脸上。

夕子两眼白得发青，怔怔的。

“我倒不懂什么，不过你脸色可不大好看。夕子，这两天就不要接客了，好吗？”

“嗯。”

夕子歉然地向胜枝深深低下头去。

这可说是件蹊跷事。胜枝对栎田正顺这天临时跑来，感到纳闷。药面里会不会掺什么其他东西呢，很难保证说没有，只不过夕子不知道而已。

胜枝这么担心也是有缘由的。夕雾楼以前就有个妓女被客人用安眠药毒死了。那是一个叫清子的年轻妓女。一天晚上，来了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子，第二天天亮后还没起来。闯进门后，见清子在男子身旁睡得鼾声如雷。怎么喊叫两人也不睁眼。找来医生一看，才知道两人都服安眠药自杀了。那个临时客人竟使这个只陪他一夜的妓女服了安眠药。药可能是趁清子外出解手之机放到水杯中去的。

客人抬到医院后抢救了过来，而清子却再也

没醒来。胜枝想起那天在火葬场将无依无靠的清子火化时的情景，自然不免对夕子晚间的异常举止深感不安。

胜枝把敬子叫到帐房，说：

“夕子脸色不好，会不会是栎田搞的什么鬼呢？”

“不会吧，阿妈。”

不知为什么，敬子这时倒为栎田辩解起来，“那个学生虽然怪模怪样，但不是那种干坏事的人。”

“敬子，”胜枝努努嘴，低声说，“你在隔壁，没听见夕子和栎田说过什么悄悄话吗？”

“没听见过。夕子喜欢那个学生，栎田一再跑来，还不是因为他也喜欢夕子！”

“两厢情愿，就不会发生万一吗？”一句一直藏在心底的话无意中脱口而出，“那凤阁寺的小和尚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来……也许领夕子逃走呢，敬子！”

敬子惊讶得圆瞪双眼，紧接着问道：

“阿妈，那栎田是凤阁寺的……？”

“是的。我从没向夕子提过，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凤阁寺的小和尚……他哪里会同夕子一起吃药寻死呢……决不会的，阿妈！”敬子付诸一笑，“说起那个药，怕是感冒药里加了一点安眠

药，所以才睡个没完没了。”

“是吗，若是那样敢情好。可把我魂都吓飞了。”胜枝仍好象余悸未消。

当天夜里，胜枝由于担心夕子，通宵未眠。次日早上，夕子本人倒若无其事地起身来到饭厅，和大家一起用餐。胜枝瞟一眼夕子侧脸，总觉有些无精打采，大不如两三天以前。

“夕子，饭后到我房间来一下好吗？”

胜枝向敬子丢个眼色，自己先走回房间。夕子跟在后面，脸色发青，一进屋就低头说道：

“阿妈，昨晚打扰了。”

胜枝见夕子先开口道歉，便没再好意思把事先想好的话说出口。但有一件事是不能不说的。

“夕子，你身上哪里不舒服？”

“……”

夕子默默不语，盯着胜枝间有白发的脑袋。片刻，一字一句地说：

“我也说不清哪里不舒服。不过时常盗汗，有时被子湿得水淋淋的。还有的时候，手尖脚尖发麻，就象没了神经似的，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么着，前些日子栎田来，我就把这个跟他说了。”

“……”

胜枝斜睨夕子一眼。夕子仍然忽闪着天真纯情的眼睛：

“结果昨天晚上，栎田送来一种什么外国进

口的药，我用水服了下去，就成了那个样子。”

听起来，栎田正顺是担心夕子的病，因而才送来一种不知名的药给她吃的。这里边叫人费解的是，那般凄惶的男学生怎么会弄到昂贵的进口药呢？他终归不过是一个寺院小僧呀！还有，正如竹末甚造所说，每十天就逛一次妓院的钱又是从哪来的呢？

“夕子，”胜枝鼓了鼓劲，问道，“那个栎田，是、是凤阁寺的小僧吧？”

“……”

一瞬间，夕子那双眼角有些上斜的眼睛闪闪发光，逼视胜枝，俄而又变得温和了，答道：

“嗯，是的。”

“你以前就认识他吗？”胜枝的语气带有攻势：“不然就奇怪了！他头一次来就指着要你，他怎么知道你到这儿来呢？你说，你们是在什么地方相识的？”

在咄咄逼人的胜枝面前，夕子显然怯阵了。她低头不语，良久，似有难言之隐地凄然说道：

“阿妈，栎田我以前就认识。他、他是与樽净昌寺里的孩子。”

胜枝几乎惊叫出来，果真是在樽柏认识的！并且是净昌寺的……

“噢，那么，净昌寺小僧怎么会到这儿来，是你告诉的吗？”

“嗯，是我告诉的。”

胜枝觉得意外，不得不动脑追问。

“他看了你的信后没说什么？对你来这种地方他难道会一句话也没有，就那么不声不响地来买你的身子不成？”

“阿妈！”夕子强压胸中汹涌的感情潮水，突然痛苦不堪地说，“不是栎田来买我的身子，是我把自己的身子给他！”

胜枝心里一震：

“你说什么？你给……”

“给我的身子。阿妈，我喜欢他。”

夕子瞪着明如秋水的眼睛果断地说。胜枝直觉浑身簌簌发抖。

“那么，你，”胜枝勉强按捺住心头卷起的近乎愤怒般的激动情感，“交给帐房的钱是谁出的？”

“唔，有时是我出的。栎田出的时候也有，但他是个小僧，没有那么多钱。因此，既有我出的时候，也有他出的时候。而且每次都是我把他叫来的。”

胜枝目瞪口呆，骤然屏息，凝神注视着夕子。心想，这个和尚崽子……哄骗小姑娘……靠妓女养活……她蓦地想起五号街同行经常提起的那些靠妓女养活的男人，她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男人，这种人间败类。

“夕子啊，你可能嫌我啰嗦，”胜枝声音低

缓而意味深长地说，“你可要当心身子啊！在你母亲病好和妹妹们长大成人之前，全靠你这身子挣钱养活呢！年轻时必须吃些辛苦。到这里来的，谁都是为了钱。都想攒几个钱，将来好做个正经买卖。你可不要胡乱花钱，男人的事儿，眼下还不到考虑的时候，夕子！”

“……”

“你把身子卖给竹末那个老色鬼，还不为挣钱寄回与榭老家！我给你办了个存折，你拿到后已经陆续把钱存进去了吧？给我看一眼好吗？”

“……”

夕子低头不语。胜枝继续说：

“无论是小时多要好的朋友，都没有拿自己的血泪钱供他白玩的道理呀，夕子！”

“嗯。”夕子用微弱而清楚的声音自我表白似地说，“对不起，阿妈，是我不好。都是我把栎田叫到这儿来的，您原谅我吧！我也不是乱花好容易挣得的钱，栎田是个可怜人，不幸的人，我只是想帮他一把。”

“你，”胜枝又愤愤然地说，“你说，那个人有什么好的！大伙没一个看上那个哑巴一样的人，你怎么就喜欢成那样？”

“阿妈——”夕子声音有些愠怒，“栎田说不出话来！”

“……”

“栎田一到人前，话就说不明白，口吃得相当、相当厉害。”

“……”

“听说凤阁寺有很多小僧，栎田中学一毕业就从与榭来到京都，进凤阁寺当了小僧。但由于他天生口吃，大家都要弄他……总受欺负，气得不行。一来二去，变得乖僻起来……几乎没敢正面看过别人的脸，窝窝囊囊地苦挨日子。他学念经时费了好大的劲。就是现在也还在凤阁寺成天吃苦受气。”

“不是都念大学了吗？”胜枝反驳道。

“呃，要当禅宗和尚，都必须上大学才行。而且由于他说不好话，在学校也总受欺负。来我这儿玩的时候，他说已经上够学了。”

胜枝接过夕子的话头：

“夕子，那是他自己的事！即使再结巴，也不是没有出息。社会上这样的人多着呢！人嘛，什么人都有缺陷。用自己的努力去克服缺陷，不也是一种乐趣吗！可若是象他那样性格乖僻，怨天尤人，可就不对了！”

“不过，阿妈，”夕子用争辩的口气说，“如果阿妈了解他，也一定会同情的。他虽然长在净昌寺，但实际并不是寺院的孩子。他和我一样，也生在穷苦人家，排行老二。听说从小就被寺院领了去。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母亲。”

“不相信有母亲？那他认为是谁生下自己的？”

“呃，那是个坏母亲。”

“坏母亲？”

“嗯。生下栎田之后，就象等待她丈夫去世似地改嫁给了寺院的和尚。就是说，那孩子是她领去的。她丈夫还在世时她就和别人相好了。”

“他母亲嫁给净昌寺了？”

“是的。现在这个和尚不是栎田真正的父亲，而是霸占他母亲的人。”

胜枝听到这里，眼前浮现出了给伊作棺木当向导的那个高个黑脸和尚。

“那么说，那和尚没孩子？”

“嗯，没有。”

“那么栎田不就成了那和尚的继承人了？”

“是啊。但栎田不愿意回乡下，打算在京都谋生。他说这些日子，一看见和尚生活就感到厌烦，不想当和尚了。每天喝酒……到五号街来。”

“这不就是坏学生！”胜枝鄙夷地说。“夕子，你，一提起这个从小相识的人，口气就那么亲切，拼命替他辩护。可是在大人眼里，栎田不过是个性情古怪的小和尚罢了。你若总喜欢不够这个邪门歪道的小僧，连你以后也要跟着吃苦头啊，夕子！”

“我吃苦已经吃惯了，阿妈。我想和栎田来

往到他心情好起来的时候，到他不再怨恨社会的时候。阿妈，他那个人没有一个朋友，没一个人跟他商量事情，无依无靠，孤苦伶仃。”

夕子说着说着，语气里更加充满了怜爱之情。坦率说来，胜枝没有想到夕子竟会如此一往情深。夕子被栎田吸引住，大概是因为两人有着类似的遭遇吧？然而，尽管胜枝可以理解夕子的心，却不能认为她那颗心是美的。在感情上，胜枝只想尽可能不让夕子越陷越深。

“夕子，我恨那个从你手里骗钱的人！那可是你的血泪钱呐！当然，钱是你自己挣的，怎么花，别人不该说三道四。可是我觉得你很可怜，不能不劝你。若是那样做会使你幸福的话，我就什么也不啰嗦了。夕子，你就听一句大人说的话吧！”

胜枝觉得一时很难改变夕子的想法，口气缓和下来。这当儿，夕子突然双手捂脸，啜泣起来。哭声从白得透明的指缝间断断续续地传出，象鞭子似的抽打着胜枝的耳膜。

“阿妈，栎田到我这儿来时，从没碰过我一手指头，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我被窝里……”

夕子伤心饮泣之声，直刺胜枝的心。

八

隆冬之晨，白雪皑皑。游方僧们赤脚穿着草鞋，手提行囊，在京都城里走街串巷，一路化缘。胜枝一见到这种情景，每每深切感到禅宗寺院小僧们修行生活的艰辛。

三五成行的游方僧们偶尔也到五号街来。当临街青楼的二楼上腾起妓女们的嬉笑之声，队列里有的僧人便从竹伞底下暗送飞眼。若凝睇细看，就会发现队伍最后有个老僧，目光敏锐地扫射着走在前面的僧人。

僧堂里，早上四时起床，念完经后，开始剧烈的劳作，这就是修行生活。而吃的主要是咸菜和清水般的稀粥。不难想象，他们往往要在饥肠辘辘中久久坐禅。

胜枝在上七轩时就住在西阵，妙心寺、天龙寺、大德寺等寺院的游方僧们经常到这一带街上来，因此她对行囊上"妙心僧堂"、"天龙僧

堂”、“大德僧堂”等白色字样，可说是屡见不鲜。听说，至少要如此修行四五年时间，方能当上禅寺的住持。

胜枝想到，凤阁寺的小僧栎田正顺，不久大学毕业后，大概要同样过这种游方生活。不过夕子说，栎田虽居身凤阁寺，但由于口吃而受人耶笑，常心怀不平，进而对禅寺现状、对修行生活开始有所怀疑和憎恶。胜枝听了，颇为惊异。

胜枝翻看报刊时，屡屡见到以外来语形式出现的“战后”一词，从中得知，如今还把那些无缘无故行凶、盗窃，或未成年便开始与异性同居的青年人称为“战后派”。

胜枝由此判断：栎田就是战后派和尚。然而夕子却对这个战后派栎田怀有一种纯真之情，甚至自己出钱让他睡于身旁。对这一事实应如何解释呢？

不错，栎田表情抑郁，黯然神伤。小蒜头一样的鼻子，微微发黑的颈项，黑香菇般的耳朵，下陷而目光敏锐的眼睛，略微前倾而畏畏缩缩的走路姿势……胜枝一看见这些，不难想象他是在为自己不光彩的出生而忍辱含垢、苟且偷生。

胜枝也觉得这孩子着实叫人可怜。但她更为怜悯的，还是那同情栎田并用自己的卖身钱供其花费的夕子。同时也认为夕子的做法未免过分。

可是，夕子那天说话的口气却那样地毅然决然，非同平日。胜枝从中感到：那绝非一时冲动之言，夕子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回心转意。

胜枝隐隐觉得，如果对栎田和夕子听之任之，那么栎田将更加频频出入夕雾楼，夕子将更加堕入情网，从而使妓院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夕子太可怜了！

夕子在与榭老家有必须寄钱养活的父亲和身染重病的母亲，这样她就不得不做长期过卖笑生涯的思想准备。当然最终还应使其脱身出去，寻个正经营生。如果夕子自己也乐意这样，胜枝准备不惜一切予以成全。

正因出于这种打算，胜枝才对甚造采取敷衍态度，一再搪塞他那发自内心深处的要求。可事到如今，胜枝转念想道：与其让栎田那样的和尚崽子把夕子的身体慢慢蚕食掉，还不如送与甚造为妾。相比之下，后者不知要强似多少倍。

如此三思之间，二十五日在北野天满宫庙会的热闹声中过去了，时间到了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千本大街、中立卖大街的商店开始祭祀财神，乐器商店响起震耳欲聋的鼓声。正当这时，竹末甚造在小雨夹雪之中，带着一阵急促而有些慌乱的木屐声出现在夕雾楼里。

甚造身穿黑夹袄，披着褐色呢绒大衣，头戴一顶灰呢帽。他一面在外间抖落挂了一层薄雪的

雨伞，一面斜睨一眼妓女休息室，见里面空无一人。然后，把烤腿用的瓷火盘放在椅子下面，弓身凑近正在烘烤绉纹裙子的阿新，用异常低微的声音问道：

“夕子在吗？”

阿新扬起阴影沉沉的面孔，强颜作笑地说：

“在，今天您可真够早的。”

“阿胜呢？”

“也在，里面烤火呢。”

“好静啊！”

甚造自语似地说着，从早已熟知的门口，迈着小步穿过帐房，走到两房之间的拉门前，叫了一声“阿胜”，随即开门进去。胜枝把长形火盆拉到被炉旁边，边听水壶的声响边睁开惺忪的双眼。甚造稳稳当当地坐在火盆对面，伸过腿来。

“今天，有件事要跟你商量。”甚造煞有介事地说。

“什么事呀？”

“夕子的事。”

胜枝心想：又来了。不过由于两三天前发生了那样一件事，不免有些动心。

“唔，我调查了凤阁寺那个小和尚。”甚造低声说，大嘴巴几乎贴在胜枝脸上。“这样做，你也许会说我是争风吃醋。反正那以后我总觉得是个事儿，就在去灯全寺总寺院时候顺便查问了

一番。”

“……”

胜枝不语，侧耳倾听。

“没想到，那小和尚在凤阁寺长老九个弟子里边，还算是好样的。一般来说，念完中学就必须进僧堂了，可住持却把他送到大学深造。这话不解释一下你也许听不明白，具体说来，”甚造从大衣袖口里掏出“朝日”牌香烟，捏捏烟头，点上火。“凤阁寺现有九个小和尚，栎田在那里边是上数第三名。在与榭那边读的中学，听说在校成绩不错。别看他脸上阴沉沉的，可这点还真行（甚造敲了敲光秃秃的尖脑顶）。因此被长老看中，送他去上总大学。在大学也是上等生，但就是口吃得厉害，简直开不了口。而且好象性格也与人寡和，总寺院里没一个人喜欢他。可以说，是个孤僻的家伙。据说，他是与榭那边一个穷寺院里的孩子。既然是穷寺院，当然不可能寄钱供他逛妓院。来这里用的钱，是他逃学干一种什么黑市买卖赚的。近来被长老发现了，大骂了他一顿。但这小和尚个性强，抵触情绪满大，好象越挨骂越故意不正经干。总寺院初一和十五举行祝圣仪式，还规定某一天必须在法堂念经，由市内分寺院的小和尚轮流值班，但栎田一次也没参加过。从凤阁寺出来的时候，你猜怎么着，他把僧衣、袈裟塞进书包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存在

下总面条铺附近的什么地方，接着就和那些黑市伙伴一起赚钱。这小和尚有多怪！”

“……”

胜枝点点头，有些地方和夕子说的正相吻合。只听甚造继续说：

“这样，阿胜，我就跟办事处的和尚说了。我说，那栎田每十天就去一次五号街，被夕雾楼一个妓女迷得魂不守舍。这事一旦传到社会上去，凤阁寺的声誉可就一落千丈了。”

“……”胜枝“咕噜”一声咽了口唾液。

“这么一说，那管事僧大发雷霆：‘好家伙，一个学生，一个靠长老发生活费度日的修行之身，竟敢钻到夕雾楼鬼混，岂有此理！我马上告诉凤阁寺方丈！’”甚造说着，不放心似地看了眼身后的拉门。“夕子也好象到栎田那儿去过。如果栎田不再来，夕子的想法也许会有所变化。不过，我可不是为了把那妞儿弄到手，才耍这种手腕的，全是偶然。因为联系供用会场时跟那个管事僧混熟了，我就向他这么顺便提一下。而且，三月份那次夏季商品展销会仍定在灯全寺举行。还有，我在染织协会有个同事，他的西阵八大商行每年三月初邀请客商举办新产品展销会。我是为了商借这两个会的场址跑到总寺院去的。闲谈当中，顺口提起栎田。没想到那管事僧竟动那么大的肝火，事后有点后悔。不过转念一想，可

也没什么，反正将来他们总会晓得的。不管从哪里弄来的钱，修行中的和尚迷上妓女，叫谁看也不是好事。我给他个警告，如果栎田因此改邪归正，那么我做的就不是坏事……”

甚造闪动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轻浮目光，打量着胜枝。胜枝把壶里的热水倒进青瓷茶碗里，端起来晃了晃，津津有味地啜了一口。

“竹末君，”胜枝说，“你做了件好事。虽说同样是管闲事，但这里有好坏之分。你这次做的就是好事。我也在想，栎田小小年纪，就在背后说长道短，从照顾自己的长老一直骂到凤阁寺住持，将来肯定不是一个地道和尚。”

“……”甚造目光炯炯，“怎么，这家伙把事情跟夕子说了？”

甚造把脚朝里侧直伸过来。胜枝一边拨开甚造那只触到自己大腿根部的脚，一边为自己的失言感到后悔。但由于被甚造伸在被子下面的脚碰得不大好意思，只好轻轻点头称是。

“是的。不过具体情况倒没从夕子口中听到。反正那栎田好象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老家大概是与樹，这你刚才也提到过。”

“与樹……噢，说不定就是伊作村里的。”

“是樽柏？”

“怕是那附近。”

“我没仔细打听，可能是与樹，但不在樽柏

附近。”

“到底是这样。”

甚造深深颔首，又留心看了看身后的拉窗。看样子，仿佛现在才觉察到：夕子和栎田关系密切，原来是因为老家相近。胜枝看出甚造的心思，问道：

“竹末君，怎么样？那以后你和夕子处得还顺利吧？”

“嗯。”甚造放下茶碗，眼角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有福不用忙。光着急无济于事。我在那妞儿身上已经投资两万元了。这就象买股票一样，有时是会降价的。但你放在那里不管，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涨上来。问题是要看准时机，时机一到马上下手。”甚造显得郑重其事，继续说，“我也到了认真考虑自己后事的年龄了。伊作就是个好例子。腿脚已经伸进棺材半截了，若是不找个女人在自己咽气前给喝一口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因此，我近来一个人躺着的时候就想，夕子最可心不过了。那妞儿性情温顺，会照顾我的。可是，正象你说的那样，她还不懂金钱的可贵。在她这年龄，也并不奇怪。不过我估计她很快就会懂得的。”

“是啊！”

说罢，胜枝觉得现在有必要在这里摸清甚造的真实想法。如果仍旧对夕子撒手不管，说不定

会给栎田弄去。假如甚造当初的热情没有冷却，自己再积极怂恿一下，夕子就可成为甚造商店里的二号人物，岂非一桩美事！

“竹末君，”胜枝柔声细语地说，“其实我也在想，如果夕子和那个战后派小和尚难舍难分，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如今那小子被凤阁寺住持训了一顿，大概不敢再出门了。竹末君，这不就是你的那种下手买股票的时机了吗？平时你象开玩笑似地说过几次，现在你真打算和那丫头往后过完一辈子吗？”

“只要那妞儿乐意的话。”甚造目光严肃地说，“这事别人从旁说破嘴皮也不顶用。只有她本人打心眼里愿意去我那里才行，也只有那时候才是我所说的时机。我每个晚上躺在今出川都在想，我那年轻的儿子儿媳两个，一点辛苦没吃，却要把整个商店接收过去，摆出一副打江山坐江山的架势。我看了，直觉得心寒。我小时候，十三岁就来西阵当学徒。察言观色，吃苦受累，好容易把店办成今天这个样子。这点死去的老婆最清楚不过。可是，现在的商店里边，没有一个知道我受过的苦是怎么回事，都管我叫什么老顽固。我供儿子上了大学，这倒好，他迷上了什么曼多林音乐，今天早上还领着媳妇到大阪公会堂欣赏去了。望着他俩的背影，我深深感到改朝换代了。同时我也意识到，除了死去的老婆，我再

没一个知心人了……伊作君也是这样吧？”甚造不无感慨地说，“那人和我在上七轩的‘仲里’找过艺妓，相互知道底细。在五号街来说，夕雾楼算是一流妓院了。当时他一边惨淡经营一边向我发牢骚说：没意思，没意思，干这行没意思，虽然千辛万苦经营到这般规模，但谁也不懂得自己的心思……今天看来，我的心情也和伊作当时没什么两样。”

胜枝房间壁橱的书籍里夹着好几封伊作的信，都是他疏散到与榭后执意不肯回京都时写来的。确实，进入老年以后，伊作脸上经常现出凄寂的神情。再加上脚气病和神经痛，便提出要过那下踩泥土上顶天的乡间生活，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回到与榭老家去了。

晚年的伊作没有妻子，孤独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每当胜枝看见佛龛上供奉的那只自己从樽柏用皮包带回的灵牌时，不由感到他是个孤独的人。而现在这点正给甚造说中了。

“竹末君，真的，”胜枝说，“他真是个孤独人。家里什么人也没有，去世前七年他就没心思经营这行了，把夕雾楼一古脑儿推给了我……自己只身回到与榭……说要过一段舒心日子，就再没回来。等到七年头上突然……倒在海边坡地上。”胜枝眼角噙着泪花，竭力控制住自己，继续说，“想到竹末君也是同一种心情，那么你的

事就等于我自己的事。你那样喜欢夕子，我当然求之不得。可是上七轩的菊市怎么办呢？”

“菊市嘛，”甚造说，“菊市和夕子不一样，性格不同。那家伙多嘴多舌，水性杨花，贪而无厌，丢开不管也能自己找饭吃。别人都说我和她十分要好，但我一个月也去不上几次。其实，我不过是她感兴趣的经济靠山罢了。近来，艺妓也同以前大不一样了。你们那时候的光景再也见不到了。也学着社会上成立了协会，自己说了算。老板订的制度，有就跟没有一样。老板再厉害也不行。反正，从佣人到艺妓，老板不过给花了三十万元钱，不干退回这个价码就是了。因此，没有一个艺妓象过去那样死板板考虑整个一生的问题，都不过是想找个经济后台罢了。这还不算，还要物色什么情人。就是说，老板好容易出钱把她培养成一个象样的艺妓后，她便随心所欲地购置各种各样的衣服。如果要她去街上陪客，这下正中下怀，一头钻到客厅里寻找什么情人。拿夕子为例，就是栎田。找到以后，就死死缠住年轻男子不放，一会儿到海边游泳，一会去外地旅行。整天象千金小姐似地脖子上围着红纱巾，游山玩水，我这样的经济靠山只能干瞪眼看着生气。”

“噢，那菊市也……？”

“当然罗。那家伙现在有两、三个正打得火

热的男人。我都认识他们，一个是银行里的，一个是西阵同行的儿子，但我只字没跟菊市说过。而且菊市也好象无意依赖我。如今，秃脑袋的老板已经没人稀罕了，正是四十岁上下的少壮实业家扬眉吐气的时候。”

“噢——”

胜枝深感惊讶。心想也许甚造言之有据。胜枝当艺妓那阵子，老板管得相当严厉。在成为独立操业的妓女之前，由年纪大些的艺妓教给各种礼仪，自己因任性不知给老板责骂过多少次。

“真是这样。现在的年轻人是够舒服的了。”胜枝说着看了看甚造的脸。

“我没说错吧！话又说回来，我留恋的不是菊市，而是那个！”甚造朝拉门努努下巴，透过二寸宽的空隙，打量着院子。

院子里，阿新挂的赏雪灯笼，闪闪烁烁。鹅毛大雪漫天飞舞，悄无声息地落在池水上面，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胜，下雪啦！”甚造说着，认真地注视着胜枝，“往夕子房间放个被炉，今晚我要和那妞儿好好喝上一通。再叫‘天六厅’送来两份儿生鱼片。不，三份儿，一份儿是你的，你一个人在这里吃好吗？”甚造龇牙一笑，站起身来，打开拉窗，见外面的雪越下越紧。

“竹末君，瑞雪兆丰年啊！伊作生前说过，

正月飘白雪，一年好运气。”

胜枝冰得发抖，两只手深深伸进袖筒，抱膀跑进帐房，拿起听筒，拨动“天六厅”的号码。

片桐夕子第一次咳血，是在过年后的二月中旬，正值京都最冷的季节。

那天早上，夕子和其他妓女一起吃完开得较晚的早餐后，回到自己房间。其他妓女一如往日，兵分两路，一路去看电影或买东西，一路留在楼里洗洗补补。而只有她和敬子呆在相邻的房间里。

敬子从书架上取下新到的《令女宛》，哗哗啦啦地翻看目录。开头登了一位女评论家写的“废娼问题与现代风俗”一文，她被吸引住了。正读得入神，忽听隔壁有人招呼自己：“敬子，敬子！”她合上杂志，侧耳细听，只听见“扑通”一声——似乎是屁股重重坐在垫席上的声响，旋即毫无动静。

“夕子，什么事？”

敬子对着隔壁喊了一声，没有回答。敬子一阵不安，走到廊子，隔门喊道：

“夕子，什么事？”

里面仍寂然无声。侧耳伫候片刻，传出一种类似撕纸的声响。夕子似乎吃力地喘着粗气。

“夕子！”

敬子满腹狐疑地打开拉门。只见夕子俯在屋中，屁股翘起，头朝褥垫，颓然下垂，一动不动。

"怎么啦，夕子？这么吓人！"

敬子绕到头前仔细一看，见夕子嘴角按着一块手帕，气喘吁吁。从脸颊到鼻梁，粘粘糊糊地沾着一片血污。敬子大吃一惊，转身出门，直向帐房跑去。不巧胜枝不在，到联合会事务所和娼妓管理站去了。只有独眼阿峰在厨房里。

"阿婆，不得了，快去叫医生来！"

跑上二楼，七个妓女一个也不在，都看电影去了。半小时过后，一个姓猿町的内科医生，从千本丸太大街沿电车道跑来，随身带一个年纪大些的护士。经检查，断定血是从肺部出来的。

电话打到管理站。当胜枝大惊失色地跑回来时，夕子已经躺在褥子上。医生处置完毕，正在洗手。

"吐血反倒好一些。"医生用意外乐观的声调说，"不管怎样，让她安静一下。打了大量维生素K，只要静卧不动，血就会停止的。血止住以后，是住院还是在自家疗养，再好好商量……反正不用担心，出血的肺病反而好治。"

这位四十光景的医生说他对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颇有把握。接着又说：

"近来出了一种特效新药，过去那种因肺病

死人的情况已经没有了。纵使在自家疗养，也会很快痊愈的……”医生一边环视夕子房间，一边冷冷地说，“得给她换到阳光充足的房间里去。”

胜枝两腿簌簌发抖，呆然伫立不动。听到医生的话，心想：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老实说，在樽柏村，她便对三左卫门说到只有这个女儿身体好时所用的强调语气感到异样。

当时她就相当担心。一来伊作说过，村里背阴处人家，几乎都有肺病患者；二来夕子母亲卧床不起。现在看来，想必夕子把母亲的病菌带到京都，而在无意之中身体受到了侵蚀。

“夕子，”医生走后，胜枝望着夕子那死鱼目般滞涩的眼睛，说，“打起精神来，好吗？夕子！医生说了，根本不用担心，马上就会好的。安安静静躺着休息，别让血再出来。听见了吗？别慌，别管它，好好休息，好不？”胜枝眼角一阵发热，“夕子啊，不要想与榭。想与榭心里更不好受。只管想我们这些人，敬子啦，雏菊啦……想得开些，好吗？可不能想与榭老家的母亲哟！”

夕子缓缓睁开四周青痕隐现的迷濛空漠的眼睛，泪水盈盈，声音微弱地说：

“阿妈，对不起，麻烦你们请医生……真对不起，原谅我吧！柳条包里有我的存折，阿妈，就把它放在您那儿……把我送到医院去，我去医

院。”

听了夕子客气、缠绵的话语，胜枝悲从中来。“好。不过你挣的钱先放着。你只管放心，管理站也会出一笔慰问款。府立医院也好，日赤医院也好，不管哪里，一定送你到你满意的医院去住。可眼下得在这儿好好躺着。”

说着，胜枝拉开壁橱，找到夕子从与榭带来的旧柳条包，掀开镶有金属卡已经残缺不全的箱盖。只见里面塞满了信件、便笺等杂物。翻动之间，一个眼熟的存折出来了。这是她那天花一千元在千本丸术大街给夕子办的。胜枝马上打开，见存款额栏里一行接一行地排着阿拉伯数字，分别记载着每次存款的数量，日期也一目了然。胜枝顺着存款日期由上至下一直看下去。当目光落到最后一格的合计存款额上时，喟然长叹一声，一粒大大的泪珠滚落下来，滴在存折上。

“七万八千元！你、你吃了多少苦哇！”

“……”

夕子闭起眼睛，把白布上面那骤然变细的苍白的手合在一起，慢慢移动着，说：

“阿妈，请您只管用这笔钱把我的身子治好。妈，给你们大家添麻烦了……快些、快些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拜托了！”

夕子眼角噙满泪水，晶莹的泪珠，串成两条线，朝两侧白皙的耳畔，涟涟而下。

九

这天晚间八时许，胜枝把帐房电话拉到自己房间，给今出川的竹末甚造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店员。

“经理先生在吗？”

甚造马上接过电话：

“什么事？”

也许甚造听出是胜枝打来的，粗声粗气地问道。

“旁边没人吗？有件要紧事需跟你说一下。”

胜枝说罢，甚造那张愈加发红的臃肿下垂的脸颊陡然一动。

“没关系，什么呀？”

甚造不耐烦地说，大概在店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胜枝仍把嘴巴紧紧地贴在听筒上说：

“竹末君，不得了，夕子病倒了！”

“……”

“听见了吗，竹末君？夕子吐血躺倒了！”

“……”

甚造依然一声不吭。

“竹末君，你拿什么脸色听着呢？夕子今早和大家吃完饭，仍象往常一样回到自己房间。不多工夫，就在里边吐起血来，起不来了！”

“胃吗？”甚造声音听起来有些嘶哑。

“不是胃，是肺。”

“……”对方显然屏息敛气。

“丸木街的猿町大夫赶来了。不巧那时我正在管理站。幸亏敬子办事利索，病才没耽误。大夫打了几针，血暂时止住了。把我吓坏了。那丫头，到底还是给她母亲传染上了。”

“眼下怎么样？”甚造问。这当儿，甚造背后有人搭话，似乎店里还有事没完。

“这工夫正老老实实躺着呢。大夫说不碍事，不过还是得送去住院。”

“……”对方一言不发，只有喘息声传来。

“你好冷静啊，竹末先生！”

“……”

“怎么，这个电话打扰你了吧？打扰的话，可不要见怪！”

胜枝见甚造只是只言片语，知道他没有听进去自己的话。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店里忙得无暇顾及，还是存心不想同自己商谈患病妓女的事

呢？胜枝一时捉摸不透。

胜枝觉得自己眼前仿佛叠映出甚造惘漠的面孔。

“竹末君，我不会把事情推到你头上。那是我这儿的妓女，压根儿没打算连累客人，一切由我负责。不过，起码也应该听我说一遍吧：前些日子，就是天神庙会的第二天，不是下雪了吗？夕子那天和你喝了酒，喝得满开心，都醉了，竟然意外地唱起歌来，可高兴着呢！打那以后情绪一直很好，做梦也没想到会闹到这步田地。大概老早以前肺就不大好，本不应该那样勉强陪客。脸色不正常，想必也是跟肺病有关。大夫说，先让她安静休息一阵子，到能起来的时候，再考虑是送去住院，还是在这里疗养。那姑娘够可怜的，为她我什么都豁得出来……只是看她吐血了，总有些心里没底，才给你打这个电话。”

电话里传来甚造欲咳还忍的声音，继而又“呼哧呼哧”喘息起来。他压住喘息，一句一句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知道了。现在店里一塌糊涂。前段时间展销会上的订货，一下子涌来了不少二道贩子，数量又多，弄得手忙脚乱。东西都要捆包，我若不看着，年轻人就马马虎虎乱对付，刚才我还训了他们一顿。买卖做得妙极了。连札幌那边也来人订货了，怕有三百多宗，忙得

不可开交，昏天黑地。近来二道贩子态度也硬起来，以前那老套作法行不通了。一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他就马上换家主顾，找别人做买卖。”

胜枝听着，知道甚造现在根本顾不得夕子。

“是吗，祝贺你呀！”

说罢，胜枝吁了口气。她固然可以理解甚造的忙乱，但同时也感到甚造的薄情：平时张口闭口说喜欢夕子，可在得知夕子有病卧床时，却一味大谈什么生意经！胜枝觉得自己看透了甚造的为人。

“那么，我就放下了，竹末君？”

胜枝希望从甚造口里至少听到一句关心夕子的话，然而，对方只“啊”一声，再无下文了。这时，电话里传来东西相撞的声响，不知谁叫道：“危险，小心点，怎么搞的！碰到经理怎么办，当心！”

胜枝听着店里的动静，慢慢放下了电话，不禁喃喃自语道：

“在甚造眼里，那姑娘仍不过是一种玩物罢了……可怜的孩子，可怜的……”

十

这年七月，片桐夕子在夕雾楼主人胜枝的陪伴下，从五号街乘出租小汽车，住进了东山五条的大和医院。

自二月中旬喀血以来，夕子在夕雾楼自己房间静卧了一个月。喀血那天一次就止住了，病情一天天见好。尽管依旧躺着，但饭量逐渐增加。不过，这种病，如果患者在心情好转并退烧以后，硬坚持到外边去，还有重新喀血的可能。

猿町大夫建议说，最好趁此机会做气胸或胸部整形手术，根除患病部位。也是由于这一原因，夕子住进了大和医院。

这家医院，是胜枝一个好友推荐的。这人名叫豆六，是胜枝在上七轩时结识的，如今在先斗街经营一家妓馆。大和医院的院长山崎是个四十三岁的胖胖的男子。豆六断言他是京都肺外科权威。

大和医院位于东山大街五条尽头的右侧。毗邻过去称为丰国庙的太阁秀吉神社，是一座五层高的灰色旧楼。夕子的病房在三楼的一角。

当胜枝领夕子走进病房时，里面早已准备妥当：空荡的房间里摆好崭新的铁床，床上整齐叠放着床单和毛巾被。胜枝见了，舒了口气。更加令人满意的是：两边宽大的窗户敞开，室内空气流畅，光线明亮。

“夕子，这房间不错呀！”胜枝说着，将包袱和夕子从与榭随身带来的柳条包放在床上，“我也想在这里睡上一天哩！喂，你看，东山、大文字山、比叡山，还有北山，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夕子那两颊微泛红晕的苍白脸上莞尔一笑，从胜枝身后绕到窗口，凭窗凝视外面的景色。

“阿妈，对不起，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家医院……老天爷要惩罚我的。”夕子歉疚地说。

“看你说的！都是你自己要强，我什么也没做。敬子、雏菊，还有久子她们，每天轮班来看望你。虽说你远离了一点，但仍和在夕雾楼时一样，静心养病，好吗？”

“嗯，谢谢！”

住院费和其他所有费用都是胜枝出的。妓女们为夕子凑了五千元交给胜枝。管理站也送了一笔慰问款。

无论为夕子做什么，胜枝都在所不惜。她在心里盘算：如果夕子快些痊愈，仍回到夕雾楼来，这笔开销不出一年就能挣回。为将夕子拴在夕雾楼里，让她疗养一年根本算不得什么。

山崎院长给夕子做了检查，同样认为需做手术。医生发现，右肺叶上端有一鸡蛋大的空洞，左肺叶下端的空洞小些，有拇指肚大小。手术必须慎重进行。动手术之前务必恢复好身体，以增强抵抗力。

看上去，夕子并没有对形单影只的医院生活感到寂寞。一名姓三田的二十七、八岁的身材小巧的护士经常来给夕子检查体温。每次来时，见夕子都不在看书，而总是兴奋地忽闪着圆圆的眸子，注视窗外的山岭。七月里，环绕京都的远山近岭早已褪去新芽萌出时的嫩绿色，群岭簇翠，宛如遍涂一层碧绿的油漆。夕子执着地向外眺望着。

轮流前来探病的妓女们，都为进医院换了一副穿戴，与一般人毫无二致，而且没有象在夕雾楼那样浓妆艳抹。就连一看便知是青楼女子的脸上胖得象脂肪堆似的照千代，也上着宽大的白罩衫，下穿藏青裙子，扎一条纱笼，俨然一位上街买东西时顺路探病的太太。每次来时，都带一些水果或在千本大街买的点心等物。

七月二十日这天，敬子来了。腋下夹着两三

本书，瓜子形的观音脸上架着一副时髦的宽架眼镜。

一进病房，敬子摘下眼镜，见夕子满有精神，放下心来。

“好象没事了！夕子，算了，做什么手术，还是回夕雾楼去吧！”

敬子开玩笑地说。然后把在河原街买的大厚本小说放在身旁，东拉西扯地聊起天来。告诉夕子一些她走后同伴们和客人发生口角的事。接着，突然口气一转：

“夕子，男人这东西真够自私的！到你处去过的几个男人，听说你病了，就象没那回事似的，照样得意洋洋地去对面立花或第二奥村那里寻欢作乐。我见了，真想上去给他们几记耳光。不过，倒有两个人一直闷头没有露面。一个是竹末君，喂，另一个，就是你喜欢的栎田。”

一听到栎田，夕子的双眼顿时闪闪发光。

“竹末君到底是个老头子，不来就不来吧。可那栎田血气方刚，这些日子竟也无影无踪！你，给他写信去了吗？”

“没有。”夕子回答道。

“是么，真怪！他可是十天就到你那去一次的呀！他，他是凤阁寺小僧吧？”

敬子似乎暗暗对栎田怀有兴趣，逐渐有意把话题引到栎田身上。

"夕子，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你，你和他来夕雾楼之前就认识吗？"

"……"

夕子看着敬子的面孔，清澈的眼睛有一点湿润。

"这事，也许我不该问……"

"不，"夕子摇摇头，说，"你说的是，我们以前就认识。"

"你老家那个村子，叫什么来着？是海边有墓地的那个村子吧？在那儿认识的？"

"是的，是那个村子。"夕子喃喃地说。

"哦，那你是来五号街后，偶然碰到他的吧？"

"不是碰见，是我告诉他的。"

敬子瞪大眼睛，缩了缩下巴。

"噢——"敬子若有所思地悄声低语，"是你小时候的朋友？"

"是的，敬子，我什么都跟你说。我们从小就相识。怎么说呢，我俩之间，就跟兄妹一样。"

"兄妹？"敬子并拢双膝，椅子"吱"地响了一声。"兄妹？那么，你……？"

"是兄妹。我觉得他就象我的哥哥。我是三叉村的，父亲叫三左卫门，是个砍柴人。三叉村和樽柏村相隔七、八里远。樽柏村的佛寺，在我们村叫菩提寺，两个村只有这一座寺院。栎田从小

就在这寺院里，大家叫他正顺，算是净昌寺的孩子。”

“……”

敬子两眼瞪得溜圆。夕子一会儿看看天花板，一会儿望望敬子的表情，断断续续地接着说：

“是个可怜人啊！正顺的母亲本来不是樽柏人，是与树其他村的。正顺生下不久，母亲就和净昌寺和尚有了关系。父亲有病，死了。母亲就象盼望他父亲死似的，很快嫁到了寺院。”

“噢—”

敬子不由想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在色敷遭遇的不幸，久久注视着夕子失去光泽的嘴唇。

“就是说，正顺是领去的孩子。他天生讲不了话，一开口就结巴。而且结巴得十分厉害，别人根本听不清他说什么，从小就一直这样。他今年二十一了，我二十。当时山梁上有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叫樽柏分校。我和正顺一块到那里上学。在学校里，他没有一天不受大伙欺负。他比我高一年级，我现在还记得可怜的正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情景。但由于他是寺院的孩子，又接着上了旧制中学。每当放假，他就从舞鹤中学回到与树。带一顶镶白边的帽子，从船上下来。那时的正顺看上去多少开朗了一些。他不在樽柏玩，总跑到我家里来。我母亲常去净昌寺和尚那里洗衣服，打扫房间。听说母亲就是在净昌寺干

活时生下我的，和尚就给我取了夕子这个名字。由于这种关系，长大以后，我也常常到净昌寺去玩。”

“你是打那时就喜欢栎田的？”

“……”夕子脸颊略微一红，清楚地说，“是的，那时就喜欢。”

“那么喜欢他，为什么还把来五号街这种事告诉他呢？”

“想见他呀！”

敬子又瞪圆了眼睛。

“敬子，”夕子说，“夕雾的阿妈也这样不解地问过我。我是想见他才写信给他的，这不对吗？”

“……”

“我们村里，大多是穷苦人家，生下女的，都送到京都和大阪做工。大家到了做工地点后，都给朋友寄张明信片。说心里话，我真不忍心把自己来五号街的事告诉正顺。可我想见他啊，不告诉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夕子，我还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的兄妹，是怎么回事？”

“我是想，说不定正顺君是我哥哥。我是在母亲去寺院做工时出生的。那时正顺已经两岁了，和寺院里出生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因此，我从小就把正顺当作自己的哥哥。”

敬子两眼发出异样的光亮：

“那么，你怀疑你母亲？认为你父亲是净昌寺和尚？”

“不，不是的。”夕子说，“那只是我心里的一种感觉。母亲家里有我父亲三左卫门那样地地道道的丈夫。只是因为我是在她挺着大肚子打扫寺院时生下来的，才被人说了些闲话。父亲也常说：‘你是寺院的孩子，到那儿玩去吧！’”

敬子似乎明白了，眯起眼睛说：

“那寺院里有块开百日红花的墓地吧？”

“有的。在背阴坡，船一出海湾就看得清清楚楚。百日红那种树长得不高，浑身上下滑溜溜的。我和正顺君曾两脚蹬在墓碑上，往树上爬来着，给和尚骂了一顿。”

“正顺君的母亲还在吗？”

“在，可结实着呢！”夕子微笑着说，似乎有点累了，闭上眼睛，慢慢地呼吸。歇息片刻，又开口说道：

“正顺君中学一毕业就到凤阁寺来了。但由于口吃，没有一个人不嘲弄他，成天忍气吞声，难受极了！”

“好象总是愁眉不展的。”

“是被社会逼成那个样子的，”夕子说，“他原本是个纯真开朗的人。这点只有我知道，只有我这个和他在樽柏山上玩耍过的人知道。他

虽来京都上了大学，但谁都瞧不起他，没一个朋友。他说只有来夕雾楼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才能忘掉一切，忘掉寂寞和愁苦。他老是回忆起以前爬百日红树的情景。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把他叫到夕雾楼来。”

听着听着，敬子觉得似乎接触到了夕子那颗善良美好的心。她想起来了，一次栎田那张抑郁的面孔在门口出现时，正赶上竹末甚造在夕子房间里。妓女们也好，拉客婆阿新也好，无不做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一口拒绝说："夕子现在有客。”当时，栎田的神情是那样地沮丧，那样地凄凉痛楚。

“夕子，你的往事真够动人的了。”敬子接着问道，“你没给凤阁寺写信吗？没有写张明信片告诉你住院的事吗？”

“没有。”夕子回答。这时，夕子脸上陡然腾起了忧伤的阴云，“告诉他干什么呢？让他来探病？”

“……”

夕子摇摇头。倏地，泪珠从眼里“吧嗒吧嗒”滚落下来。敬子见状，后悔不该使病人激动。她看得出，夕子的确因栎田不来探望而感到寂寞，不禁心里一酸，说：

“他一定很忙，学校有考试，寺院又正赶上参观热，肯定忙得很。再耐心等一等，栎田君准

会到这儿来的。和你那么好，更会来的。”

“敬子姐，”夕子微微颤抖一下日见瘦削的肩膀，说，“你别到凤阁寺去，别跟栎田君说我病了。”夕子用哀求的目光盯着敬子。

“不去。既然你那么说，我不去就是。”敬子劝她放心，“那是你的恋人，我什么也不说，他要来就来……”

敬子打消夕子的顾虑后，回到夕雾楼。当走过帐房前面时，伏案写字的胜枝停住手，把她叫住。开口问道：

“怎么样，夕子精神好吗？”

“好，脸色也好些了，阿妈。不过……”说到这里，敬子走进帐房。为了不让休息室里的同伴们听见，压低嗓音，翻下眼睛说，“谁也不去看，竹末也没去。实在太可怜了！”

“竹末？”胜枝推开放有钢笔的帐簿，脑海中掠过甚造那冷酷的神情。自从上次通电话以来，他一直杳无音信。“是啊，夕子好好的时候，一口一个夕子；……病了以后，连影都不见了。男人，都是这种货！”

“只有栎田不同，阿妈！”敬子怫然瞪着胜枝说，“我这么说，倒不是说妈妈不对。要叫我看，夕子和栎田的关系，准是竹末挑拨的，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那天他和夕子喝过酒后，栎田就再也没露面，不知到底是什么缘故。”

“栎田来难道就好了？”胜枝说，“他来找夕子才正是个祸害！”

“……”敬子发现胜枝眼神格外冷漠，不满地问，“妈，为什么？”

“那个小子从小就夺去了夕子的贞操。这还不算，到凤阁寺后，又抓住夕子在夕雾楼的机会不放，白白来寻欢作乐。好一个战后派的坏和尚，装模作样的！”

敬子横目怒视，分辩道：

“阿妈，不对！说实话，夕子也够叫人同情的了。夕子喜欢栎田，栎田也喜欢她，两个人就象兄妹似的，阿妈！”

激动的敬子把在大和医院从夕子口中听来的话，字字句句讲给胜枝，就象要把每一个字都掷在胜枝那白皙脸颊上去似的。

“什么？”胜枝仿佛喉咙被堵塞了，瞪大眼睛，“兄妹？”

“是夕子的哥哥，精神上的哥哥。现在有件事我想起来了：每当栎田到夕子房间去的时候，夕子都小声唱歌，栎田也唱。我听着，觉得很奇怪。熄灯后两人也不入睡，没完没了地说着唱着，回回都是如此。阿妈，这个谜解开了，原来那两人之间是纯洁的。栎田到夕雾来，不过是想见夕子罢了，根本没动手动脚。”

“什么？傻话！你真这么想，敬子？”胜枝

话刚出口，又突然间觉得敬子说的可以理解。但她又这样说道："竹末为夕子破身时，说她不是处女，不知是不是实话。"

"胡诌！我虽然什么都没看见，但我相信那肯定是竹末耍的鬼花招！那个老色鬼，无非是想多少给夕子抹上一点污点，好向阿妈卖个人情，肯定是这么回事！什么栎田君在村里时就有过那事儿，胡说八道！"

"敬子，"胜枝几乎给敬子的语气镇住了，软了下来，"这，夕子都跟你说了？"

"……"这时，敬子感到一股热乎乎的东西直往眼角漫涌，她竭力控制住，"这个没说。夕子说栎田是个可怜人，说着说着在医院哭起来了。"

胜枝木无表情地呆然伫立。敬子又说：

"阿妈，这不明摆着：夕子有病以来，竹末来看过一次么？而被他说得一塌糊涂，被他挑拨离间的栎田，好象还不知道夕子有病。究竟哪个关心，我们都心中有数。阿妈，你问问雏菊，问问久子和照千代她们，大家都会这样讲，你问问他们好了！"

敬子闭上一激动起来就马上发红的眼睛，冲出帐房，沿走廊跑回屋里，"呼"一声关上拉门。里面传出重重落座的声音，灯也没熄。

胜枝怔怔地望着院子。那颗南天竹浑身披满

素洁的小白花，千本大街的霓虹灯穿过狭窄的夜空，泻在花上，银光熠熠。夕子在时，曾给它精心浇水，还移动了花盆下面的垫木，以便胜枝能看得清楚些。

噢，得向栎田道歉。都因中了竹末的圈套，把他当成了坏人……胜枝这样反过来一想，眼前浮现出了栎田正顺的身影。那张微黑的侧脸凄然一闪，旋即低下头去，跑也似的穿过走廊。满脸抑郁，惶惶不安……

对，至少要把夕子患病的消息告诉他……胜枝在心里自言自语，不管他来不来探望，告诉还是要告诉他的……

十一

前面已经提到，临济正宗灯全寺派凤阁寺位于北山。北山为京都五山之一，是长期守护临济法灯的灯全寺总寺院的特别属地。山上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凤阁，与东山的聚阁，同为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所建，被誉为京都第一名刹。

战后，京都成了满足美国占领军及其他外国人观光欲望的中心。这一方面是因为京都是一座古都，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众多的寺院、庭园得以免遭空袭，依然保留着往日的风姿。尤其是北山凤阁，一如往昔的身影倒映池中。流连其间，不仅可以恣意品味寺院与庭园浑然一体的古典建筑之美，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那场天昏地暗的世界大战竟同虚无缥缈的梦幻一般。

这凤阁寺，背靠从北山山麓向衣笠山蜿蜒而去的丘陵。跨进木纹被雨水冲洗得历历在目的古

朴端庄的正门，迎面是两株巨大的朴树，巍然矗立在四壁皆白的大殿面前。自古以来，这两株朴树便被称为"一品"。据说，那班醉心功名利禄的公卿大夫，取其一品官位之意，为祈求官运亨通，用这朴树枝做成笏板，日夜携带身边。两株巨树的主干有两抱来粗。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使得表皮已经开裂，可以说是凤阁的象征。

穿过大殿往里，右侧是一般僧侣住所，左侧为方丈。凤阁还要前行，坐落在山麓拓成的宽阔的庭园池畔。从大殿至其前院围有砖墙，游人可以从墙中间的朱红彩门步入院内。一旦穿门进去，你就会顿时瞠目而视：遮天盖地的树荫之中，闪出一泓古池，波平如镜，寂然生辉。

凤阁屹立古池北岸。三层主殿，层层琉璃瓦覆顶，翼然凌空，风姿绰约，给人一种无可言喻的优雅情韵。楼顶正中，一只镀金凤凰，翩然展翅，欲飞还落，俯瞰池面。凤阁之名即由此而来。

池中小岛数座，统称为蓬莱岛。形状各异，有的如鹤游水中，有的似金龟出水。据说庭园的建筑者是灯全寺总寺院的开山祖梦窗国师。战争期间，导游的小僧曾将池中诸岛解说为大八洲。随着战争的结束，解说词又改了回来，仍采用原有说法。

八月一日正午时分，夕雾楼的胜枝多年来第

一次走进了凤阁寺的正门。

这天十分闷热。聚拢在大殿前院的明信片发售处的游客们大多只着一件衬衫。刚下得汽车的观光团也都甩掉上衣，微黑的额头上，汗水涔涔。胜枝一身夏装：一件黑罗纱外衣，薄得几乎可以看见里面花边半袖的紧身小褂。但由于刚刚挤过汽车，白净的额头仍沁出一层汗珠。

胜枝用手帕拍拍额头，首先穿过正殿站定，观看凤阁寺全貌。之后随着游客们拥入凤阁寺。

胜枝开始慢慢观赏凤阁寺。以往在上七轩的时候，曾陪一个东京客人来过。但正值战争期间，游人稀少，清冷寂寥。而现在则人山人海，胜枝吃了一惊。人们大概是想通过观赏凤阁，来充分体会和平年月的快乐吧！

果然，当胜枝立在池畔欣赏凤阁寺金光闪闪的鱼鳞瓦阁顶时，热汗顿消，清风徐来，径入肺腑，直觉心旷神怡。

胜枝跟在导游后面，在院内转了半个多小时。走出写有“出口”的门后，又重新掉过头来，折回大殿门前。这时，她发现右侧另一门口的凸起地板上，站着一个身穿藏青衣裙的三十七、八岁的寺院男子，便赶紧一阵小跑凑上前去。男子见到胜枝，放下合拢的胳膊，一副若有所待的神情。

“对不起，这凤阁里有一位名叫栎田的吗？”

“栎田？”男子上下动了动与脸庞大不相称的嗓葫芦，高声反问：“就是那个小僧吗？”

“嗯，是的。对不起，能让我见一见他吗？”

“……”

男子留着长发，不可能是在籍的僧人，而象是在寺内做工或值班的。头发上还抹着油光光的发膏，胜枝不由有些反感。

“你说的栎田，是栎田正顺吧？”男子喃喃问道。

“嗯，是，是的，是叫正顺。”胜枝高兴地回答。

“那么，你要拐到小僧住的那边去。”

看样子，男子倒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嫌自己的位置同小僧住处相距较远。胜枝谦恭地扬头看着男子的脸，说：

“对不起，我对这里摸不着头脑。再说我找到小僧住处后也不一定能碰见栎田。实在抱歉得很，能不能劳驾您给叫出来？那里恐怕小僧多着呢，我一个女人家不好意思去……太麻烦您了。”

胜枝频频低头，男人依然袖手不动，象是十分为难。但终于说：

“喂，那儿的门旁不是有个通往小僧住处的出入口吗？你在那里等着。”男子说着，“吱吜吱吜”踩着地板，穿过一扇大敞四开的门，走入里面铺有垫席的房间。

胜枝抹了把汗，心想还算顺利。见栎田最好找个避人耳目的场所。由于竹末甚造捣鬼，凤阁寺无疑已接到总寺院的通告。因此栎田恐怕平日就已被长老骂得战战兢兢，不敢轻举妄动。倘若这次再有个一差二错，岂不给他火上浇油。

胜枝本不愿来找栎田。一来不便把他叫到外面，二来心中有些愧疚。但想到躺在医院里的夕子，不得不鼓起勇气。写封信当然可以，又怕发生意外。禅寺生活不比一般，万一落到别人手里呢？思来想去，觉得还是直接见面为好。

只是要尽量避人耳目。为此，胜枝想了几种办法。发现这个男子，可谓幸运。胜枝按男子说的，再次走过大殿前面，沿墙根走了二十多米，站在正大门旁边出入口板门跟前。

大约过了十分钟，那扇破旧的板门“吱”一声开了。胜枝下意识地正襟挺身，盯视门开后的空间。这当儿，脑袋剃得发青的栎田正顺出现了。穿一件满是污垢的浅绿色夹衣，扎一条磨得发亮的腰带。胜枝点了一下头。正顺疑惑地直视胜枝。也许因为他两眼下陷，好似大病一场。几根胡子里出外进，更显得穷困潦倒，狼狈不堪。

“是栎田君吧？”胜枝迎上去。

“……”

正顺目不转睛逼视胜枝，突然放开拳头，把腰带攥到手心，似乎还擦了几下手。

“是栎田君吧？”

正顺点点头。

“对不起，正赶你忙的时候前来打扰，我马上就走的。我是五号街夕雾楼的，夕雾楼的房东。”

“……”

栎田正顺又点点头，目光炯炯地盯着胜枝。胜枝觉得那目光是那般痛楚，而又有一种怒不可遏的东西。于是嘴角不禁颤抖起来，但仍鼓起勇气说：

“栎田君，夕子喀血了，住院了！”

“……”

刹那间，正顺的脸痛苦地扭歪了。嘴里隐约发出“呜、呜、呜”的声响，但只字未能说出。苍白的面孔涨得血红，青筋暴起，欲言不得。

“栎田君，去吗？不想看看夕子吗？可怜的……真叫人心疼。在五条……过了东山大街，那里有家大和医院，夕子躺在三楼。要一直躺到动完手术。正顺君，”胜枝有点激动起来，继续说，“喀血当初那阵子，在夕雾楼静静躺着来着，好一点后才去住院……现在总算挺过来了，有些精神了。从医院窗口，可以望见北山，这里的大文字，还有牌坊，从医院窗口都能望见。夕子总是眼巴巴地望着北山，我看了直想哭。栎田君，可以的话，你去看一趟好吗？”

“……”

栎田正顺把涨红的脸对着胜枝，仍然绷得紧紧的，默默不语。似乎想说什么，但没吭声。

“我要说的事这就完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好了……栎田君，我这就回去了。”

胜枝边注视着正顺的脸边说道。这一来，一直哑然无声的栎田正顺两眼陡然闪闪发光，结结巴巴地开口了：

“谢……谢谢。向……向……向……向夕……夕子说，完了，放心！就……就……就这样说……”

胜枝瞪大眼睛，几乎把脸贴上去侧耳细听，不晓得他说的是什么。

“栎田君，这完了……放心，是什么意思？”

栎田直勾勾地瞪着胜枝：

“谢……谢……谢谢。我……我……现……现在没时间。有时间，一……一……一定去。叫夕……夕子放心。麻……麻……麻烦您了。”

栎田猛然转身，往里边一路跑去。

随手带上的门，“哐当”一声合上了。

这是胜枝最后一次看见栎田。五分钟以后，胜枝穿过游客嘈杂的巨朴树荫，走出正门。回头看了几次，凤阁掩映在树丛之间，不复再见了。

京都北山凤阁寺失火，发生在胜枝访问凤阁寺的第二天上午一时五十分左右。所谓第二天，也

就是当天晚间半夜两点来钟。

火从凤阁中央烧起。鱼鳞瓦阁顶，南北五间半、东西七间的三层凤阁，尽皆付诸一炬。这场火灾把酣睡中的京都市民从梦中惊醒。只见夜幕北面火光冲天，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从五条、七条、壬生、八阪等各消防署中纷纷开出，星夜疾驰。由于事故发生在深夜，大部分市民都不晓得火灾烧毁的是国宝凤阁。

东山五条大和医院里，值班护士们爬上天台，观看这场火灾。只见火势愈来愈大，相互议论说："在北边，从大文字下面烧起的，象在凤阁附近。"

火渐渐熄了，患者和护士从楼顶下来。当来试体温的三田护士走进夕子房间时，夕子正双手抓住铁床一头，呆然直立，眼睛朝北望着，视线落在起火的地方。

"片桐小姐，当心着凉！"护士提醒道。

夕子仿佛没有听见。护士又说一遍，夕子才如梦初醒，看着眼前的护士，惨白的脸庞，漾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小心不要着凉。看失火吗？"护士问。

"嗯。"夕子应了一声，上床躺倒。少顷，嘴里自言自语："大概是凤阁烧了吧，大概是吧！"三田护士以为自己听错了。

翌日，各家报纸均在第一版报道了具有重大

历史价值的凤阁毁于火灾的消息。人们以惜恨交加的心情，撰文痛斥禅寺一粗心弟子的犯罪行为。例如，《每日新闻》以“凤阁寺化为灰烬，纵火嫌疑犯：鹿园寺弟子、A大学学生”为题，报道如下：

〔**京都电**〕 二月上午一时五十分许，京都市上京区凤阁寺街临济宗灯全寺派特别属地鹿园寺（通称凤阁寺，住持田上慈洲）庭园内国宝一凤阁起火。全市各消防署主动消防车数辆救灾，但由于这座鱼鳞瓦顶、樟木结构、南北五间半、东西七间的三层建筑已被火焰吞噬，无法抢救。这座以能代表足利时代初期建筑风格而被誉为国宝的三层建筑连同其内部的古典美术作品，仅一小时便全部化为灰烬。寺院内的朝云亭等三十余处建筑物幸免于难。该寺弟子栎田正顺（年二十一，京都府人，A大学文学系二年级学生）起火前后去向不明，市警察局正在搜查之中。

接着，三日的报纸以“罪犯自杀未遂，供称决意与凤阁同归于尽”为题，报道了二日下午七时逮捕纵火嫌疑犯栎田正顺的消息：

〔**京都电**〕 纵火嫌疑犯栎田正顺于

二日下午七时许被负责搜山的西阵警察署在凤阁寺后山中发现。当时该犯正处于服毒昏睡状态之中。搜查总部审讯结果,供认"放火了……"。翌日该犯在接受手术治疗的同时又对京都地方检察院检查官供称:

"我决心与凤阁寺同归于尽。前天夜里两点来钟我把被褥、衣服、蚊帐拿进凤阁,用火柴点燃后,感到害怕,赶紧逃进后山。见凤阁火起,就喝了镇静安眠剂。至于放火动机,等镇定下来再谈。"

该犯说话断断续续。经抢救性命可望保全。另据调查,一日夜间十一时前,该犯在自己房间同凤阁寺住持友人、福井县大饭郡本乡村灯全寺派正眼寺渊田住持下围棋,尔后不知去向。火灾发生后,即发现该犯所用被褥、蚊帐、书包等日常用品不在本人房间,而现场查获的被褥等物与该犯用品完全相同,其作案可能性由此增大。该犯从小由其母扶养成人,但承住持关照,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进入该寺。然其品行恶劣,曾一度逃离,而于一九四八年再度成为该寺弟子。自去年以来动辄逃学,受到学校当

局与住持的再三训斥。约一周前，曾向田上住持争辩说：“教授所言与学校生活无聊至极。与其上学，莫如倒卖粮食或做小工好。”

田上慈州住持谈：孤独的性格

〔**京都电**〕 栎田对我所言置若罔闻，性格孤独，与人寡和。毋庸置疑，其平素便对寺院和社会心怀不满。一日，寺社偶有不动讲社的讲座，众多施主、僧人无不聚堂听讲。惟独此人端茶接待，一如往常。现在想来，似觉其当时便已决计孤注一掷。此皆因我开导不力所致，十分抱歉。

同学谈：争强好胜

〔**京都电**〕 纵火嫌疑犯栎田预料以来的A大学同学谈及栎田时说：

“栎田性格内向，常一人冥思苦索。而且由于口吃，几乎不与同学交往。生活费用由住持承担，本来很受羡慕，但仍争强逞胜。几乎每晚都下围棋，玩纸牌。另外听说他零花钱每不够用，就去搞什么黑市交易。”

义满木像被烧　火灾警报器失灵

〔**京都电**〕 凤阁寺约建于五百五十年前。初为足利三代将军义满的别墅，后由梦窗国师按义满遗命辟为寺院。历史上曾屡遭火灾，惟凤阁本身安然无恙，今与东山慈照寺、聚阁寺一并饮誉海外。首层供奉法水院阿弥陀、观音、势至三尊像（运庆作），及梦窗国师、义满木像等；第二层供奉潮音阁观世音（惠心作）、四天王（空海作），及狩野正信所作天人奏乐图一幅；全部镀金的第三层究觉顶内存有后小松天皇绝笔匾额，顶端立有凤凰。此外，首层内还保留有明治十三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时致使凤阁扬名于世的模型等物。以上诸物，全部付诸一炬。凤阁寺内虽为保存国宝而装有火灾报警器七个，但蓄电池在三十日烧焦，因而失灵，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东京美术大学校长谈：全体国民的重大损失

〔**京都电**〕 一日来京都参加京都美术大学建校典礼的东京美术大学校长发表谈话说：

"焚毁的建筑物凤阁与义满木像是与聚阁并称的无价国宝。惟其如此，于国民实为重大损失。幸亏大殿、住持居室、方丈及因南天竹壁龛柱而闻名的夕桂亭得以保留下来，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文部省现场验证

〔**京都电**〕 文部省派来的两名有关官员会同东京美术大学校长，与京都府、寺院方面协商会，三日早上开始现场验证。

只看以上报道，便足以想象出当时的反响。但事情尚不止于此。当京都市民翻阅报纸的第二天、即四号的报纸时，再次被不幸事件的报道吸引住了：烧毁凤阁的栎田正顺之母自与榭樽柏村来京都探子，归途中从山阴线下行列车上跳入保津川，自杀身死。

《每日新闻》报道如下：

栎田母引罪自责，自列车投水身亡

〔**京都电**〕 凤阁寺纵火嫌疑犯鹿园寺弟子、A大学学生栎田正顺（二十一岁）之母（四十九岁，住与榭郡樽柏村净昌寺）于三日下午五时二十分许，在山阴线保津峡至马崛两站之间，从同日

四时四十分由京都始发的下行列车踏板跳入保津川，自杀身死。南桑田地区警察署派保津川游艇捞出尸体，篠村村公所为这位不幸母亲彻夜守灵。

拒绝同生母见面　四年间未见一次

八月二日晚间十时，栎田正顺之母携带其弟从府下与榭郡樽柏村乘山阴线上行列车到达京都。母亲不知儿子纵火。因听说儿子所在的凤阁寺被烧，即前来探望。车到二条站时，方知系儿子所为。本打算在西阵警察署同儿子见面，但正顺怨恨将自己送进寺院的母亲的“冷酷”，拒绝会面。虽已分别达四年之久，亦无意相见。结果，母亲在该警察署监护下停留一宿，三日下午从花园站上车，凄然回乡。途中虽有其弟陪伴，但仍寻机纵身跳下。据西阵警察署称，栎田母亲这样说道：

“那孩子是国贼，犯的是大罪，和一般犯罪不同。我不知怎样才能赎罪，我只能说感到抱歉。他为什么没死呢？我若能替儿子死的话，真想一死抵罪。

栎田供认纵火动机：对“美”反感

〔**京都电**〕 栎田正顺于三日下午从京都第二日赤医院被移至西阵警察署，接受京都地方检查院检查官、京都警察局刑事处长及搜查股长的审讯。该犯供认："一年以前就有了纵火计划。动机是按捺不住由倍受虐待的绝望感所造成的对于'美'的嫉妒。"若将其供词同搜查结果综合起来分析，不难推断：六月十八日，他坚定了长期以来的纵火念头。翌日，开始准备。每到晚间，便潜入凤阁，拉开正门上的门栓，以确认是否会被值班人员察觉。为此反复进行多次，均未被发现，于是窥伺时机。他在决心与凤阁同归于尽之后，为防万一，准备了镇静催眠剂。一日晚九时许，他向住持道过晚安，边下围棋边等待寺内人静。尔后怀抱被褥、蚊帐、衣服等物潜入凤阁。自去春以来，他便深深苦于一种绝望感，时常逃学，倒卖粮食。他对自己乖僻的性格与语言上的障碍产生了自我厌恶情绪，并由此导致对"美"的嫉妒，终于失去自制力。他幼年丧父，成为与榭某寺弟子。中学毕业后即来到凤阁。由于身处逆境，相形之下，便对每天得到数百人参观的凤阁之美感到愤愤

不平。同学、同事无不将其称为心理变态者，于是他愈加厌恶社会。本来计划与风阁一同“壮烈死去”，但见火光骤起，吓得逃进后山。

栎田还说：

“我不认为烧毁国宝不好，但也不想逃避法律制裁。虽屡受住持责骂，但原因在我，并不怨恨。听说母亲来过，可是我拒绝同她相见。一来因我一向没有感到过母爱，二来想断绝母子关系，以免她受连累。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的主观想法，无法解释得使别人理解。

内田勇吉博士（B大学医学系精神学教研室主任教授）谈：分裂型精神病患者

“我没去现场详细调查，说不确切。不过从报纸提供的资料来看，我觉得他可能属于精神病理学上所说的‘分裂症’或‘分裂气质’这一类型的人。战后，这种分裂型精神病患者的犯罪现象明显增多。杀害情人嫌疑犯属于这种类型，近来议论中的‘仰望月亮时不由伤感得想杀母亲’的青年也属这种类型。分裂型精神病患者的犯罪特点在于，

'动机不明而其行为极为残酷'。这与杀人抢劫等一般意义上的作案行为有明显区别。一般杀人、抢劫罪犯动机明确，或是想'抢钱'或是要'报仇'，而精神分裂型罪犯则并非如此。

……就栎田而言，他说其动机是'对美的反感'，这虽然也象是一种动机，但这种人在审讯人员反复讯问其动机的时候，往往随口敷衍，不足为信。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表现就在于与常人不同。简单说来，精神分裂症这种现象是一种感情生活上的倒退行为，它使人的'德性'降低，回到原始状态。不能否认，恶劣的经济状况，其他社会恶劣环境对其发病有巨大影响。

十二

风阁烧毁的第二天早上，夕雾楼的胜枝看罢报纸，大惊失色，直觉浑身瘫软。八个妓女都聚在胜枝房间，战栗不止。

报纸轮流传阅了几次，几乎成了碎片。胜枝吃惊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己在风阁失火的前一天去找过栎田，怕警察来访；二是夕子的身体。

她担心，如果犯人真是栎田，夕子会大为震惊。这样一来，好容易趋于好转的病情便可能出现反复。

正当胜枝和妓女们胆战心惊、面面相觑的时候，帐房的电话响了。胜枝出去拿起听筒，打来的竟是甚造。

“阿胜吗？”

胜枝太阳穴陡然一动。

“竹末君，什么事啊？”胜枝冷冷地说道，往妓女那边扫了一眼。八个妓女都侧耳倾听。

“到底给我说中了！”甚造用炫耀胜利的口气说道。“看报了吗？”

胜枝满心不快，说：

“竹末君，你这人也真够狠心的了。栎田的事算你说对了，可，可是，竹末君……”胜枝怒火中烧，没再能说下去。

“阿胜，栎田那家伙犯了大罪，这个国贼！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阿胜……”甚造的声音听起来那样冷酷，那样幸灾乐祸。

胜枝闭上眼睛，切断电话。她十分气恼，原来甚造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询问夕子的病情。

十点多钟，胜枝心情总算平静下来。打电话叫了一辆小汽车，匆匆往东山五条的大和医院赶去。

不知为什么，胜枝每当遇事心乱如麻的时候，总是习惯地带上久子，这次也不例外。

车中，栎田正顺带给夕子的奇怪口信在胜枝脑际萦回。

“完了。放心……”这是什么意思呢？胜枝在心中反复揣度栎田这句话的含义。突然间，她脸色煞白。对，栎田莫不是把计划烧毁凤阁的事早已向夕子透露过？“完了”的意思莫不是告诉夕子准备完了，以便让夕子放心……

如此想来，夕子是否事先就知道栎田的计划呢？对了，十天定来一次的栎田不会不告诉青梅

竹马的知心朋友。但胜枝决意不向夕子提起此事。

胜枝和久子走进病房。夕子从床上坐起，把被搭在膝盖上，背靠铁床架，用茫然的眼神迎接二人。

“夕子，吓一跳吧？从护士那儿听说了吧？”

夕子点点头，脸颊隐隐掠过一丝笑意，默然看着胜枝的脸。胜枝见夕子没有象预想那样惊慌失措，一颗心放回肚里。

“没想到，栎田会干出这种事来！今天京都满街都议论纷纷。他惹的是大祸，你，你早些把他忘了吧，夕子！”

护士离去后，胜枝靠在床边悄声说：

“快些好吧，好再回到夕雾楼去。出了这场火灾，正好把栎田忘掉。那人真不得了，竟然一把火把国宝烧了。你也是这么想的吧，嗯？可不要再想他这个冒失鬼了！”

夕子交替看了看胜枝和久子的脸，声音微弱地说：

“阿妈，姐姐，叫你们挂心了，对不起，请放心吧！”说完，身体突然缩进被里，拉过罩着白布套的毛毯，盖在头上，一动不动了。

胜枝觉得夕子在哭。她和久子对视一下，相互示意：不宜让病人过于激动。

“夕子，看你还好，这就回去了。这是千本的糕点，可香啦，还冒热气呢，你自己吃吧，好吗？放在这儿啦！”

胜枝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个报纸包，里面是裹在竹叶里面的“苧七”糕。轻手放在枕边后，惴惴不安地退出房间。

夕子一声不响，用毛毯紧紧捂住脸。

“夕子，走了，下次再来。”

胜枝在门口反复说着，出到走廊。又再三托小护士小心照顾夕子，才离开医院。

凤阁纵火犯栎田正顺被拘留在西阵警察署，直接由主任检察官对其进行严格审讯。审讯当中，栎田趁看守人员不注意之机，用事先准备好的剃刀切断颈动脉。终因流血过多，死于日赤医院。这条报道的出现，是在捕后的第二十二天，即八月十四日早上。

京都市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又是一片哗然。不过人们也知道，由于栎田正顺的死，一起事件至此完结了。母亲引罪投水，儿子又在拘留室自杀毙命。人们读这篇报道的时候，不由对内田勇吉博士报上所说的由于恶劣的经济状况及其其他恶劣社会环境造成的德性低下这个不幸的独生子和其母亲产生一种淡淡的悲哀和怜悯之情。

不料，翌日各家报纸又在第三版下角刊登了

一条少女失踪的短小消息。但由于这条消息太无关紧要了，很少有人注意到。消息是这样的：

患者失踪

二十四日异常闷热的傍晚时分，东山五条大和医院三十五号病房的住院患者片桐夕子小姐（二十岁）口称去外乘凉，至今未归。五条警察署接到护士的报告后，即着手搜查，尚下落不明。

据认为，患者可能由于不堪忍受连日酷暑加剧的疾病痛苦而自杀。现搜查仍在继续中。顺告读者注意：夕子小姐身着红花浴衣，腰系黄色布带。

这天入夜以后，五号街夕雾楼接到了夕子失踪的电话。当时刚过八点，正是妓院忙于接客的时间。胜枝拿起听筒。

“喂，喂，”里面传来医院三田抒七的声音，“是夕雾楼吗？夕子小姐回那边去了吗？”

胜枝一震，答道：

“没回来。”然后心惊肉跳地问，“怎么啦？夕子怎么啦？”

对方回答说，夕子说出去乘凉，一直没有返回。

顷刻间，夕雾楼慌作一团。八个妓女当时都在接客。最先从胜枝口中得知的是下来解手的久子，继而敬子到门口送客，听到后立即跳了起

来：

“阿妈，不得了，夕子大概没命了！”

敬子连哭带说的声音，一瞬间使整个二层楼骚动起来。

自凤阁被烧的第二天去过医院以来，胜枝探望了夕子三次。从夕子脸上看，没发现什么特殊变化，便舒了口气。脸色固然不好，但那是因病在身；至于总是默默听人讲话而极少开口，则是出于本人的性格，不能说是反常。

“栎田死后，夕子终究还是感到伤心的。她会不会到日赤医院去呢？会不会看了报纸后想见正顺一面，就起身跑去了呢？”敬子紧绷着泪水纵横的观音脸这么一说，维菊、照千代都连连点头。

“是啊。前几天我去医院，夕子就跟我说过，”照千代使劲翻下发青的眼皮，“她说：‘栎田君是个可怜人，人们都骂他是国贼，可我是从小和他一块儿长大的，倒一点儿也没感觉到他坏在什么地方。栎田君很会体贴人，是个好人呐！在五号街时我得了感冒，总不见好。我只随便跟他说了一句，不料他在十天后来的时候，竟用辛辛苦苦打短工挣的钱给我买了一种英国进口的高价药。不止这一种，还有其他药。就这样，他总是为我着想。是个心地善良、知冷知热的好人。即使凤阁烧了，栎田君那颗善良的心也

是烧不掉的。说到底，是寺院的人把栎田君的性格给扭歪了。栎田君就是为了反抗他们才干出这种荒唐事情的。来到凤阁寺后，栎田君不知有多少次想到自杀。小和尚、大和尚成天每日欺负他，见面就叫他结巴。他受不了，性格才变了。我最了解栎田君的心。栎田君烧毁凤阁，是他们逼的！日子那么难熬，想逃逃不成，与榭又回不了，走投无路……心里憋得实在没办法，才放起那场大火。栎田君是个可怜人，他不是什么国贼！'夕子是哭着说这番话的。"

胜枝紧紧盯着断续讲述着的照千代的脸。她感到吃惊，连照千代也会说出这种话；同时也为自己的愚蠢迟钝而悔恨：为什么自己探望夕子时绝口不提栎田呢？为什么只关心夕子身上的病而没去抚慰她心灵深处的创伤呢？

胜枝心想，夕子可能是去了日赤医院……如果照千代说的是事实，这点几乎可以断定。大概，栎田的尸体已由警察送往火葬场，即刻变成骨灰，今晚就要运回与榭的村子里去。净昌寺里，母亲的新坟怕已出现了。如今儿子栎田也将回到母亲长眠的墓地。胜枝眼前浮现出当时以嘶哑的声音引导伊作棺木的和尚那张眉头紧蹙的瘦长脸。而这个和尚将前来收取栎田的骨灰，于是她怜悯起那张脸来，对夕子跑到日赤医院的推测也似乎觉得可以理解了。

夕子身上有病，恐怕只能目送一下栎田的遗体，而不至于有气力爬到火车上去吧。这样，差不多可以断定：夕子无非只是跑到日赤医院看一眼栎田遗体，合手做最后告别。

“敬子，你去日赤医院看看好吗？”

胜枝托付道。但马上一个念头划过脑际：凤阁被烧前一天见到栎田时，他曾在大殿旁边的小木板前面红耳赤地叫自己转告夕子说：完了、完了……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等一下！”胜枝把正沿走廊往外跑的敬子喊住，“还是不要去好，夕子绝不会去什么日赤医院的。”

胜枝听得一阵冷风从背后吹过。她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夕子很可能赶往日赤见栎田去了，现在也许正靠在医院门口目送栎田的遗体。可是，如果正在这种时候夕雾楼一个妇道人家在那里露面，说不定会惹出什么大祸。因为警察本来正在追查栎田纵火烧毁凤阁的原因，正在寻找同案犯！可怜啊，夕子……

早在栎田第一次来夕雾时起，便可能同夕子商量过火烧凤阁。否则，栎田那天怎么竟会要求转告夕子说“完了”呢？看来无非是想告诉夕子放火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毕。正因如此，当听说夕子在大和医院时，才现出那痛苦不堪的神情。

他一口拒绝前去探望，而在心里则很可能祝愿夕子看见凤阁被烧的情景。早已发誓总有一天烧掉凤阁的栎田，当时一定是想悄悄告诉夕子他已一切准备就绪……

若果真如此，则夕子事先当然知道纵火烧毁国宝一事，而等于知情不举的同案犯。说不上哪个晚上还曾因同情栎田而唆使他放火来着……

想到这里，胜枝不寒而栗，得离栎田问题远点！夕子只要送走栎田遗体，了却心事，还会返回医院的，无须担心。

“敬子，”胜枝说，“用不着担心，别那么小题大作，夕子哪里会死！现在说有点晚了。其实，我手里还放着夕子的存款折呢！是她住院前交给我的，叫我用来给她治病。这上面有八万元存款，她怎么会扔下这大笔钱去轻生呢！再说，她也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姑娘。大家如此关心她，断不会一声不响地一走了事！敬子，你太多虑了！夕子不会死，别担心。栎田自杀对她无疑是个沉重打击，这点我也知道。可是，夕子到这儿来后，总不至于整天老想少女时期的往事。接触那么多的男人，也该慢慢晓得世道的黑暗和男人的丑恶了。况且她毕竟有成熟的地方，哪能轻易干出那种自我寻死的傻瓜勾当！另外，她还有必须寄钱的老家，有卧床不起的母亲，有三个还小的妹妹，不是死得了的人……肯定活着，放

心……”

胜枝下颚微微打颤，紧紧注视着敬子，敬子激愤起来，面露愠色，顶撞道：

“可是，阿妈，总要防备万一吧！”

医院中夕子那阴霾迷濛的面庞，使得敬子陡然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夕子视为兄长的栎田正顺犯了弥天大罪，在警察署突然自杀，夕子得知后，无疑一蹶不振。敬子这样想着，一种最坏的情形在眼前浮现出来：由于极度的震惊和悲哀，夕子踉踉跄跄走到街上，赶往医院送走栎田的遗体后，无心返回医院，而走入东山或北山一带阴森森的树林。如今这世上再无一人可倾吐衷肠了，一时悲天悯人，万念俱灰，以致匆匆踏上黄泉之路……

敬子看着胜枝怒气冲冲的面孔等待回答。胜枝眼瞪敬子一言不发，两人对立走廊，僵持不下。妓女们顾不得合拢敞开的衣襟，屏息敛气，盯视两人。

“随你的便！”胜枝突然尖声叫道，太阳穴青筋暴起，掠过一阵痉挛。“敬子，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尽你心意把她找回来！”胜枝微向上斜的眼睛异乎寻常地布满血丝，继而泪水涟涟，顺颊而下，哽咽地说：“我不去，让夕子一个人呆会儿，等她心情平静下来。夕子准保回夕雾来的。回来时大家什么都不要说，只管热情欢迎她，好

吗？对于夕子，象你们那样着急是不顶用的……她心中的悲伤是很深很深的，只能等时间来消除。懂吗，敬子？”

胜枝没有擦泪，任其流淌。大家听了，点头称是。拙代哭诉道：

“敬子，听阿妈的吧！夕子会回来的，准会回到夕雾的！”

俄而敬子也点点头，收回怒容，走进房间，“扑通”一声坐下。

“可是，夕子究竟上哪儿去了呢？可怜的夕子！”敬子仿佛不甘心作罢，自言自语地凝视着天神庙方向的天空。

时间到了第二天。医院里，夕雾楼里仍没见到夕子的影子。于是失踪变成了事实，而以自杀的可能性为最大。五条警察署几次来人到夕雾楼，询问夕子失踪的原因：

“是不是被疾病折磨得受不了呢？”

“是吧，多灾多难的孩子！老家在京都府北边海滨一个小穷山村。为给母亲挣钱治病，好端端一个黄花闺女来当了妓女。人勤快能干，脾气又好。可惜这个冬天喀血病倒了。在大家的照看下，总算有些好转了。眼下本来正在大和医院住院，等做手术，我们轮流去看望来着。”胜枝回答道。只字没提夕子和凤阁纵火犯栎田正顺如

何要好。

“那么说还是因为疾病缠身了？”警察反复说了几次，回去了。

假如这样的病人两三天都不返回的话，那么便可视为自杀。夕雾楼主人胜枝和妓女敬子开始相信：夕子确实是死了。

可是，纵使死了也该有尸体出现，而警察找遍整个京都，一直了无踪影。这可说是奇怪之极。

“我们准备向夕子老家询问一下……请把地址告诉我们。”警察说。

“好好，”胜枝战战兢兢地说，“京都府与榭郡樽柏三叉村。”

警察记入手册，转身回去了。三十分钟后，京都警察局打电话给宫津警察署，要求寻找离乡人片桐夕子的下落。

片桐夕子尸体的发现，是在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左右。地点在樽柏村边上。二十六日清晨，夕子在宫津下车后，乘上经成相寺往伊根去的以木炭为燃料的公共汽车，又从伊根转车向经岬，辗转返回樽柏。

夕子没换衣服，仍旧穿着带有汗味的浴衣，很引人注目，这点已由汽车上的一名男乘务员所证实。下车后，似乎没回三叉村，而选择僻静地方爬上了净昌寺后面的墓地。尸体就是在墓地的一

株老百日红树下发现的。

片桐夕子身穿红面蒜花浴衣，系条黄色腰带，一如住院时的装束。没带任何东西，脸朝下躺在百日红树下。大概吃了安眠药，身旁有一张白色的包药纸。

夕子下俯的脸已呈茶青色。由于发现得晚，加上正值盛夏，紧贴地面的膝盖、手掌和腹部已经发紫，有的地方甚至已经腐烂。发现人是村里来扫墓的一名妇女。当时吓得立即喊叫起来，回村叫人。村里人正睡午觉，听后慌忙赶到墓地。

夕子的脸庞虽因死斑而有些变样，但那双微合的表情，说明她是在昏昏沉睡中安然死去的。

夕子的父亲三左卫门正在山上砍柴，接到噩耗后马上往墓地跑，赶到时已是黄昏时分了。

百日红下已经铺好了席子，夕子的尸体被仰放在上边。红花浴衣的前襟合拢得整整齐齐，一双瘦得可以见到骨头的小脚并排摆在一起。

“夕，夕子！”

父亲叫着女儿的名字。身上仍负着柴筐背架的三左卫门分开众人，扑到跟前。连连大声呼喊着完全变样的女儿的名字，在旁边跪坐下来。

“夕，夕子，啥时回来的？你啥时悄悄回来的？可受苦了？夕，夕子，你为啥瞒着爸爸死啊……夕子……”

父亲把粗糙的手贴在夕子的脸颊上，轻轻抚

摸着，放声悲哭。这位生性懦弱的樵夫谢罪般跪坐在女儿身旁，把头俯在永远不会再开口了的女儿脸上，不停地哭着，哭着……聚拢在墓地斜坡的村里人听了，都不觉凄然泪下。

三左卫门一边一把把抹着胡须零乱的老脸，一边不胜怜爱地看着女儿的遗体。良久，放下背架，猛地把夕子紧紧搂在怀里，用熟练的手势，转身背起。夕子的遗体稳稳趴在父亲背上。村里人上来帮忙，解下三左卫门的腰带，从他脖子绕到腋下，缚住尸体。

夕子茶青色的面孔软绵绵地搭在父亲肩上，双手向下张开。看上去，好象一个有病的大孩子，被父亲背着往医院走去。

“夕，走吧！妈妈在三叉村等着你。夕，你挣钱治好的妈妈在等着你！阿幸、阿照她们都在等着你！”三左卫门对背后说道。

三左卫门低垂着眼泪哭干的发青的脸，走下墓地斜坡。

这里到三叉村有十几里路。从通往樽柏码头的叉路开始，再往北去便是一道山坡。路的一侧临海，耸立着一座座村里人称为樽前、鹫由、报恩、鹤巢、一棵松等石崖。

一年以前，夕子在三左卫门带领下和两个妹妹一同走的，就是这条路。她沿着这条路，把雾霭迷濛的经峰岬渐渐抛在后面，由此开始了不幸

的青楼生涯。而今，尽管路旁崖下惊涛呼啸，但这条清风时起的白色的路却那样静、那样静。

茅蜩叫起来了。父亲走下墓地，百日红花在夕子背上许久许久地飘着，飘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青楼哀女
作者＝（日本）水上勉著　　林少年译
页数＝１６９
ＳＳ号＝１１４１９６６６
出版日期＝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